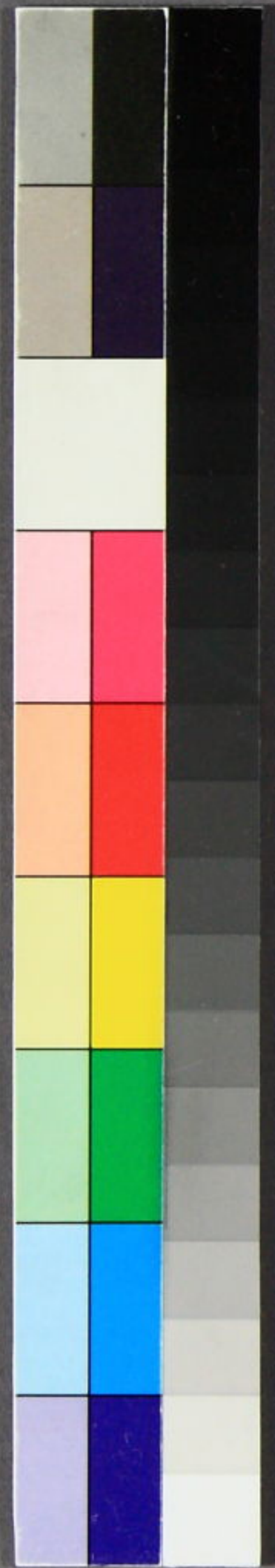


澗松先生文集 三

特別  
^ 16  
2380  
3





2441  
4-3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四



序

趙氏族譜重修序

恭惟我趙氏肇顯麗朝繼有名位八本朝又大蕃  
 衍其官勳閥閱之隆雖不逮於王謝崔盧之大族猶  
 不失為吾嶺右之著姓姑以近世之表表可稱者數  
 之則琴畫有典書公諱悅監察公族譜中有曰公善  
琴月夜鼓之聲聞數里又善墨  
 畫手澤至逸民有漁溪公諱旅自號漁溪處士滄浪  
今猶存居諱旅自號漁溪處士滄浪士成公文濬為公立傳  
 文章有著作公諱昱漁溪之從弟也所名官有參判  
 公諱銅虎事載勝覽崔碣儉素有左尹公諱金虎毀撤  
處齋淑生撰公墓碣

澗松集

卷三

序

一



州人物有大憲公諱舜載勝覽清謹有執義公諱參

志州人物有大憲公諱舜載勝覽清謹有執義公諱參

齋撰無盡亭記曰詩調有判決公諱績龜石題筆法

有耐軒公諱淵好作篆隸又喜王羲之十誠孝有監

察公諱應卿魚灌圃畫風力有主簿公諱堪成牛溪

力幹局人忠節有大笑公諱宗道守城死光生門戶

聲動鄉國以顯我祖宗啓我後人猗歟休哉嘗觀族

祖監察公所輯舊譜暨先世墓碣雖頗摭撫多所發

揮然判閣公以上未詳墳墓所在政堂公以前不知

夫人姓氏斯豈非仍雲一大恨也兩湖多趙姓世籍

咸安者天嶺郡亦有士人趙世純趙由仁輩皆稱同

姓嘗謂任道曰在前朝有兵部尚書諱英俊者始自

咸移天嶺其子孫世居而尚書以下不載本譜耽羅

島有稱咸安趙將軍戶口者而在咸之趙不知焉是

何籍咸貫者多而載咸譜者少歟意者高麗之際人

事朴陋文物未備不尚墓表不修族譜久而失傳以

至於此也是知世代之明不明事蹟之知不知係乎

譜牒之修不修譜牒之於家世顧不重歟此任道之

所以拳拳用意於譜牒之重修也若夫外孫亦祖先

一氣之分亦在所不遺而世代久遠枝葉繁蔓至有

一人再三附見於一譜中者不其雜乎任道謬計莫

澗松集 卷三 序 二



若只錄女氏所適如退溪李先生所講則無繁蔓混雜之弊而擅改古例有所未安姑因舊譜稍存限制或外孫或曾孫別爲錄定親親之殺理不得不然也至於孝友雍睦風義敦篤派旣疎遠而情不衰替與否則在乎人之賢不肖如何耳皇明萬曆丁巳冬末金羅後裔任道謹序

金羅傳信錄序

古有五伽倻國吾郡居其一金羅卽其舊號也山川孕精人傑輩出數百年間衣冠文物之盛風俗禮法之美蔚乎可觀自經龍蛇之亂遺風蕩然文獻無徵

鄉之後生雖欲尋前代古跡其孰從而求之惟幸寒岡鄭先生所撰咸州志一本免於兵燹庶乎其得有所考而州志所載不過人物山川風土而已古今書籍之屬不與焉辰巳以後事跡又志之所未及者此吾傳信錄之所以作也錄有上下二篇皆有目錄其一收錄士大夫碑銘墓誌行狀祭文暨亭榭題詠記序傳贊也其一雜記古今鄉人所撰詩文書啓賦策疏章也或有其人不顯而詩文可愛則愛詩文而採之者或有詩文不工而其人可惜則惜其人而取之者或有人與文俱可貴重而不忍其泯沒者或有詩



文不傳而人不可遺者則收入於目錄者本之州志  
參之以亂後聞見因成一卷書目爲金羅傳信錄此  
間居養病中間事業也雖然錄之中有文章節行廉  
退隱德之表表可稱者非一後之覽是錄者景仰想  
像思齊而慕效之則文可使華國行可使立身廉可  
使勵俗德可使成名而其緒餘又足以多識鄉間既  
往之跡矣夫然後方信吾用心之不偶然而間事業  
之爲緊事業也篇錄旣成不可以無識撮其顛末梗  
槩爲之序云已卯二月初旬郡人龍華山老趙任道  
序

喜靜堂李先生文集序

大都古今詩文之見重於人者以德行為之本也蓋  
人有德行則事皆真實凡吐辭發言遊戲翰墨一出  
於正魯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樂記所謂和順積中  
英華發外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此也苟  
或反是雖使雕章琢句粉飾文字眩人耳目馳騁一  
世去道益遠而心與理爲胡越此不過鸚鵡之能言  
識者不取之矣恭惟我喜靜堂李先生忠信朴素悃  
幅無華居易俟命不願乎外視世之高爵厚祿若浮  
雲之過太虛懷寶遜世老死丘壑而無悔焉先生之



於德行其庶幾乎夫如是故其平日文詞根據義理  
出入經史援筆立就命意入髓無艱深巧滯之病詠  
物敘事隨遇摸寫唯其所欲而猶不喜橫放泛溢流  
於風雲月露之習必且收而反之道義性理之奧而  
歸宿焉如夫子廟上樑文宋四賢請謚表可見其學  
術之精識見之高則先生之於文章真可謂有所本  
者矣先生之沒十餘歲其孫壽楹收拾詩文賦表數  
百首屬之龍華山人趙任道曰願擇其精粹者遺之  
子孫使吾祖之名不沒於後吾非公之望而將誰託  
焉余聞而蹙然曰惡是何言也先生詩文吾其敢取

舍之哉雖然傳後文字必以理勝關世教為主不須  
多取之爲貴耳生曰諾於是遂與之講論節約得若  
千篇附以行狀墓碣挽章祭文釐爲四卷目之以喜  
靜先生文集生再請曰先稿旣修不可無標題篇首  
之辭公其畱念焉余又應之曰任道於先生辱知最  
厚且親平生行已大致作文軌轍得之自然而存諸心  
文雖庸拙其敢不承重光大荒落之歲蕤賓之月某  
甲門人金羅後人趙任道謹序

篁巖先生遺稿序

吾鄉之有我先生夫豈偶然哉蓋自阿羅伽佛開國



以至於今山川孕精篤生人傑豪才偉器聞士宿儒  
可稱者非一二而德之純學之正如先生者能幾人  
哉夫所謂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也非聲音笑貌之爲也所謂學者知之真踐之  
實變化其氣質粹然而不雜之謂也非文字口耳之  
末也先生之德受之天故不待矯揉而能保性真先  
生之學得之心故無所師承而暗合道妙弱冠志學  
一向近裏其見也的確論克治之力則靜存  
動察制外養中語持守之功則顯微無間終始一致  
聖經賢傳專心玩究往行前言反躬體履端嚴凝重

據於依於者五六十年之久而孜孜矻矻日復一日  
忿詈之聲不出於口惰慢之容不設於體衣冠必整  
瞻視必尊邴寒盛暑不少歇側疾病沈吟不變常度  
血氣已衰而心志愈彊年齒既暮而輝光日新存乎  
內者靜專嚴密著乎外者渾厚沈默望之肅然如塑  
像之在座就之薰然若春風之襲人和毅從容光明  
灑落自常情揆之則可謂辛苦勞悴矣而先生之樂  
沛然有裕先生克治存養之力德容威儀之盛蓋嘗  
耳於古而目於今也其所造之淺深所見之大小非  
小子後生之所敢窺測而養高林泉不求聞達平生



足跡罕及城府杜門守正謝絕紛華囂囂樂道若將  
終身晚被公薦薄遊京師位不過梁邱之傳秋官之  
佐武城之弦歌而止嗚呼以先生之純德正學置之  
經筵侍講之職則其功化之所及豈可勝道哉先生  
平日不喜述作而其發之文字間者自然出於性情  
之德道義之蘊故尋常片言隻句亦足以感人心而  
關世教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先生既沒先生之孫  
道元氏收拾詩文若干篇慨然語任道曰子非知王  
父者耶願爲之編次遺稿成一家傳守之寶吾非子  
之望而將誰望焉任道聞而歎曰先生知愛之恩無

路圖報而區區景慕之私終有所不能自己者修先  
生文稿未傳於來世乃任道志願也其敢辭乎於是  
稍加校輯間附註解訂其訛舛非不知僭且妄也而  
竊以傳信爲貴焉爾皇明天啓癸亥三月壬寅後學  
鄉人趙任道謹序

睡軒遺稿序

睡軒姓李名會一

人有至寶者二才與行之謂也何謂才文學詞章是  
也何謂行孝悌忠信是也得是寶而兼有者古罕其  
人或才華燁燁而缺於行者有之或篤行肫肫而短  
於才者有之故進士睡軒公則不然才高乎當世行



出乎等夷生長詩禮之家夙承純深之訓孝悌忠信  
之實文學詞章之美皆任道平日所熟觀而心服者  
也少而聰警穎悟長益沈醇雄毅於書無所不覽發  
之文詞華實兼備而尤長於論早捷蓮榜點額龍門  
者五其決高科登顯仕宜若拾芥而不幸值世昏濁  
抱璞不售公亦超然違棄耕釣自娛怨天尤人之意  
不形言色色養雙親撫摩二弟煦煦相樂和氣洋溢  
縛小屋於江皋扁以睡軒爲終老之計茲豈規規於  
勢利者比哉噫睡軒有如是之才行而身不享榮名  
壽不滿不惑嗚呼其可惜也雖然生而順沒而安仰

不愧俯不忤而其所著文字又足以爲人寶玩不朽  
之實其在斯歟公沒之二十有五年壬午夏其孤壽  
櫝收錄詩文若干篇投書扣余曰方修先稿願書數  
字於卷端余益歌哽愴之餘又此感觸其何以爲心  
哉辭之無說遂掩涕而書之是歲端陽後三日龍華  
山人趙任道德勇序

記

與賢亭記

與賢亭在靈山縣治十餘里北枕斷麓南臨大江蒼  
厓擁屏白沙鋪雪面面雲山四望通敞真天作之絕



勝乃故郭相公忘憂精舍而今爲吾友李君子粹之  
所有也曷爲相公之舍而李君有之也曷爲舊扁忘  
憂而易以新號歟與賢故也吾嘗讀相公與李君書  
曰唐虞以天下與賢吾以江舍與賢所與之大小雖  
若天淵其所以與之之意堯舜與我同耳吾觀作亭  
於江上者鮮有能守之者何哉以不能與賢也今吾  
不私一亭與之於君者以君有喜好山水之心而可  
以守吾亭也吾乃知相公之所以與李君之所以得  
矣相公嘉遜林泉若將終身逢時板蕩倡義討賊名  
震一世位躋二品而脫屣勇退超然塵白託於仙術

辟穀餐松終老江湖無悔無悶不明而能之乎李君  
襲素風於平靖沐餘休於忠簡文彩氣岸異乎他族  
而居家躬孝弟之行處世絕厓角之病性好山水超  
然有出塵之想不賢而能之乎余謂非相公之明不  
能知李君之賢而託以江舍矣非李君之賢不能當  
相公之明而許爲知己矣是知明與賢相孚而成就  
得一箇好事將爲千載不易得之美談矣不然李君  
於相公外孫壻耳相公子孫不爲不多而江舍之託  
不於彼而於此者有是理耶余於是益信相公之明  
而李君之賢也名亭以與賢不亦可乎請以與賢換



忘憂可乎君蹙然曰子欲以我爲玩戲之具邪亭主  
自稱賢則人不笑我者乎余又解之曰與賢字出  
於相公之文君何嫌之固避乎君請不避小嫌而務  
其實則善矣君曰何謂務實也曰相公鷗鷺之盟君  
不可不尋也相公烟水之遊君不可不續也風月不  
可間也詩酒不可廢也凡相公釣磯漁艇琴樽筆床  
藥鑪茶鼎皆不得使之荒涼則相公雖逝而相公之  
遺跡永久不替矣付託之意其在斯歟君其勉旃君  
其勉旃君曰諾遂爲之記

景釀臺下船遊記

雩浦漆之北里也臨江有臺名曰景釀不假人力天  
作地出蒼厓高聳曠不可俯臺之名義余未之詳焉  
或云景物之涵混如麴蘖之醞釀故命之以景釀也  
江之上下以形勝名者非一而騷人詞客搢紳遊觀  
之士必以景釀爲最蓋菁川北流洛江東馳合流爲  
岐湖東注于海門者百有餘里奇巖斗起峭壁削立  
環抱而屏列者可十餘丈余居江臯十餘年探歷者  
久嘗試與客登覽乎臺之上則北來諸山橫截半空  
自西而東者如鬣振浪湧鳳舞龍騰者玄風之琵琶  
也昌寧之火旺也靈山之靈鷲也南望有山聳出巍



我勢欲撐天狀如覆舟者咸安郡之餘航也東望則  
尹侍中之靈浦郭右尹之蒼巖縹緲隱約於烟雲樹  
竹之表西望則龍華山之蒼翠道沙村之烟火平揖  
相望於顧眄指點之間而風帆沙鳥落霞孤鶩莫不  
獻技効竒俱爲眼界中物波恬風止則羣山倒垂夜  
靜江空則星月動影此臺之勝狀也崇禎紀元戊辰  
首夏李上舍益之俞上舍會甫楊上舍以貞李內舍  
而白率子弟若干人具舟楫設帷幔載酒遊于茲水  
之上初泛於龍華山下移棹于景釀臺前蓋有所講  
修云謂余江村老物義不容遺送人招之余亦不敢

以事免焉撐小艇赴之諸友欣然迎笑引坐舟中西  
座皆舊面而始相見者楊上舍昆弟也新舊交歡酌  
酒酣暢日已西矣李君斐然聞而尾之追及於江之  
澚僉曰信士也舉之酒而慰焉于時江雨新晴綠陰  
方濃扣舷中流其興悠然酒半余執盞言曰遊之適  
大率有三地之勝也時之佳也友之良也今以景釀  
爲地清和爲時諸君爲友地得其勝時得其佳友得  
其良雖謂之四美具二難并可也今日之遊不亦樂  
乎况俞楊二上舍負當世才華重望所蓄甚富而夷  
考其志常有以自謙益之而白愷悌溫雅條然有出



塵之標皆可謂席上珍矣顧余恹恹獲參於數君子  
之後豈非榮且幸歟俞君寫出楊三舍七言短律示  
余其詞華句法聳動一座義之云雖無絲竹管弦之  
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不其然乎第恨才力  
不逮未有以和之也遂相與劇飲而散既散之明日  
恐斯遊之或忘也重敘其人姓字于其後益之名道  
輔會甫名亨吉而白名浣靈山人以貞名暄斐然名  
汝章昌寧人益之胤激字而清以貞之弟暉字用  
晦而白之弟濬字而濟卽上所謂子弟若干人者是  
已余咸安人而寓居于漆原者姓趙名任道字德勇

合爲九員是爲記

題跋

書圃隱先生集後

麗季喪禮大壞士大夫皆百日卽吉而先生獨能廬  
墓終制慎終追遠則孝爲有餘矣 盛朝將受命一  
世靡然推戴而獨能仗節終蹈白刃則忠爲有餘矣  
講書論道辭氣發越橫說豎說無非當理胡雲峯四  
書通無不與之脗合則學爲有餘矣交鄰事大獨任  
專對冒危涉險開陳利害烏夷敬服 皇心嘉乃至  
於經略庶務民受其澤後世未賴則才爲有餘矣先



生可謂為孝為忠有學有才命世全備之大儒也推為東方理學之祖不亦宜乎

書南冥先生次花潭詩後

謹按曹先生次花潭詩第一聯曰要把丹心蘇此世誰回白日照吾身其慨然憂世之志溢於詞表其懷寶遜世沒於巖穴夫豈本心哉或者以其不仕為先生之病目之以一節不亦異乎 宣廟朝大臣李鐸者奏於經筵曰如曹某亦近世遺逸除拜不過冗官終未吐一言而死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斯言近之矣

九日登高詩後跋

恭惟我先祖漁溪公生於永樂庚子寔 世宗登極之二年也中景泰癸酉進士即 魯山踐祚之元年也乙亥以後一味韜晦不應舉不求仕放迹山水自號曰漁溪處士居家尚儉不事生產以信義行于鄉間蓋有清寒子遜世自晦之志而公至人也曾次宏深無跡可見人莫知其微意以今觀之不但後世不知當世亦不知不但外人不知子孫亦有未及知者嗚呼至哉然存諸中必形諸外有不容掩者今即其遺稿中考之九日登高詩有曰羲軒遠矣悲何極華勛不見心自傷此公之本情不得不呈露處也不然



佳節登臨非勞心慨歎之地而感今思古傷時悼世  
之意自然發見於吟詠之間予伯夷之採薇首陽也  
作歌曰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詩之語脈  
其亦本乎此也歟公種德隱淪不食其報至公之二  
男七孫始發吉慶卒以長孫大憲公貴追 贈都承  
旨積善餘慶豈不昭哉皇明萬曆丁巳秋月日五世  
孫任道謹跋

漁溪先生傳後跋

故縣監滄浪居士成公嘗著漁溪先生傳一篇錄在  
其私稿中未曾出而示人今年冬滄浪公之子成君

櫟宰新寧聞吾懇甚謄送一通任道得之驚喜奉讀  
諷誦者累日其文詞慤實議論明白發揮我先祖心  
跡靡有底蘊噫我先祖平生志節殆可與日月爭光  
而泯沒至今人無得而稱焉知先祖之心事者蓋絕  
無而僅有所可考者惟登高詩數句義軒遠矣悲何  
極華勛不見心  
自譜牒中卅餘字而已監察公舊譜有曰承旨公中  
癸酉進士遂不求仕倘伴山  
傷自號漁溪處士居家尚儉  
以信義行于鄉黨敬重焉公何據而能說得痛快  
如此歟公即聽松先生之孫而牛溪之子也生長詩  
禮之家豈無的確之見而苟為之說也嗚呼二百年  
潛光隱德于今幸賴成氏之傳而始聞吁亦數矣夫



任道於丁巳秋嘗跋登高詩後今觀公此篇大意略同不約而合尤不能不以之興感焉第緣生晚地遠未及拜公於坡山之下而卒請其說是可歎也已皇明紀元崇禎戊辰冬十一月丁卯漁溪後裔任道謹跋

附漁溪先生傳

成文濬字仲深號滄浪

公姓趙諱旅字主翁咸安人高麗元尹丹頌之後也少習舉子業有高趣能文章中進士景泰癸酉榜魯山元入上庠魯山內禪不復應舉因隱不仕終于家公善風水卜地於郡西院北洞有水石之勝始

也絕無居人樹木參天公刊荆薙草創立屋宇而居之其後本支蕃衍冠冕不絕連牆接屋彌滿一洞遂為大村子孫世居其地公自號漁溪有詩集一卷行于世而不載墓銘于卷中其言論行跡不復可詳贊曰當莊憲王朝菁莪樂育多士濟濟可謂盛矣逮光廟受禪一時膚敏食焉而違難反為之裸將者皆是也唯成三問等六臣事跡載在南秋江傳述至今赫赫照人耳目若公者以太學諸生初未嘗委質於魯山以彼其才果能降志以就纏鎖於新朝則萬鍾青紫一朝可俯拾



也而能抗節長逝遯世無悶老死而不悔嗟乎非  
夫豪傑之士信道篤而取義審者能若是乎則知  
公之心卽西山採薇之心而東峯金悅卿可謂一  
代神交他日太史氏秉筆大書特書俾與悅卿同  
傳以垂于後則死者有知毅魄不孤而不恨來者  
之不我知也嗚呼唏矣

南冥先生年譜跋

謹按曹先生爲學專用力於敬義一生受用和恒直  
方四箇字而已其天資之明快質性之剛勇工程之  
嚴密操履之果確言論氣像之卓爾出處行藏之脫

灑磊落聳動一世瞻聆見稱於同時具眼者甚衆如  
大谷德溪寒岡諸先生敘述備矣至於獨得超詣之  
識明體適用之才燭微先見之明守道不撓之介粹  
然一出於正質鬼神而無疑俟百世而不惑則知者  
或鮮開巖金大諫宇宏有挽詩曰海嶽之精日宿光  
大儒端合佐皇王誰知著力唯存省最是收功在直  
方氣節稱公猶可笑才華論學祇堪傷不知何損知  
何益遙寄哀詞淚滿裳大谷公亦云篤學力行修道  
進德精識博聞鮮與倫比亦可追配前賢爲來世學  
者宗師而或者之不知其論有異何必求知於今之



人直百世以俟知者知耳二賢之論該括無餘庶幾斷盡先生而道不遇時畢命巖穴又不曾屑屑留意於立言垂後故其遺風餘韻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而無傳其或掇拾緒餘爲象賢思齊之地者徒得其糟粕而未窺其閫奧僅能識廉恥貴名檢崇節義傲富貴而便自謂曰這箇是曹氏之學豈不淺淺乎哉噫使先生得志兼善展布其平生大畜庶幾乎淑人心而明天理挽回世道激勵溷濁巍然砥柱乎頽波炳然日星乎冥塗其功化事業豈若是而止哉嗚呼惜也近有朴斯文細生於先生之歿十許年後於

先生學行志槩言論風旨酷慕而尊信之凡與一家子弟門生學徒引誘諄諄指授蹊徑者必以先生爲準的其意蓋以士趨失正流而不返爲大憂又恐其世道日降末俗益偷則後之人將無以尋逐其路脈也於是竭精殫力捃摭哀輯旣錄師友淵源又撰世系年譜如右其尊賢衛道發揮幽潛指南來學之意盛矣朴君篤信自守遜世無悶風力氣魄大過於人豈無所見而然乎嘗念曹先生門下諸賢名世者非一而前此未聞有此箇著述直待朴君之手於今日是知親炙承誨者未必尙詳而聞風興起者未必闕



略也意者天之生是人於先生之後者疑亦有數存乎其間也歟篇帙既成將謀入梓索跋語于任道任道見膚語綿何足以贊一辭然其用心之勤不可以不志而又以託名於高賢事跡之後為榮而不敢避焉月日後學龍華山人趙任道謹跋

忘憂先生年譜跋

竊惟忘憂郭先生早見內外輕重之分自夫廷試罷榜不復應舉覓官親沒之後晦跡江湖若將終身及其臨亂倡義奮不顧身賊退時平反服收蹤蕭然塵外宜若一毫無意於世而退不忘君知無不言前後

封章歷歷可考先生可謂進亦憂退亦憂者也先生執喪嚴謹三命起復終不奪志忠孝大節明哲高風脫灑磊落至于今爽人耳目不但欽仰乎一世亦將矜式於來世嗚呼盛矣先生外孫辛君時望有孝友之行思所以發揮其外氏世德既述世系又撰年譜而若其斟酌損益之權衡猶不敢自斷間或商確於老拙老拙未免與聞其說而可否之譜既成辛君請得一言書于卷首意任道於先生曾納拜而承警效矣於辛君方卜鄰而資麗澤矣俯仰幽明皆有分義其又敢以文拙辭崇禎紀元丙子十二月某甲後學



龍華山人趙任道敬跋

篁巖先生家訓跋

嗚呼此篁巖朴先生訓戒子孫帖也余觀世之人所欲願於子孫者無非財利外物之奉身者至於科舉之規取爵祿之營求是競是急抵死汨沒迷而不悟以爲天地間所貴重者唯此數件物事而已漫不知義理之爲何物學問之爲何事而先生之所以訓戒勸勉者不出治心飭躬之要力行進德之務眷眷致意於義理之察善惡之辨以勿失皇天付畀之理繼之以容貌威儀之不可不謹持身處事之不可不敬

慎言語節嗜欲懲忿懷戒麴蘖求明師擇良友尚志趣勤讀書之意警而開導之末又歸重於小學家禮之講習而體焉則先生訓誨之本意可知已是時先生之年八十有三歲書成五閱月而易簣先生之言曰一朝真精之散雖欲教誨其可得乎其至誠懇惻之旨溢於辭表令人讀之殆欲感涕而况爲先生子孫者乎嗚呼八十年沈潛涵泳者克治存養四箇字而已先生之心已融釋渾化與道默會喻於義不喻於利知有學問而不知有外物故訓戒辭十四條無一字一句之或近於世好其格言至論直與顏氏家



訓朱子訓子帖相出入蓋先生一生受用者恁地真實將終之際推其所嘗得力者付與子孫如此嗚呼至哉夫以昌黎公之賢而其所以勸勉符子者不過富貴利祿之意不免為先儒所譏而先生貽厥之訓脫出流俗先生所學之正所好之實益可驗矣先生子孫倘能體先生遺意沒身佩服永世勿失則其於我先生至訓庶幾無負而先生之家聲世業亦庶乎不墜於地矣豈不幸甚矣乎皇明天啓癸亥春三月乙未後學金羅趙任道謹跋

養病心鑑主靜銘後跋

故處士畜庵李公名普生於窮僻之鄉又無師友之助能奮然自立卓然有見於此學之奧因醫身疾悟治心病哀集古人論心學要語積成卷軸目之為養病心鑑凡一百四十五條上自孔孟程朱下至宋元諸儒格言至訓及擊壤集感興篇訓蒙絕句凡繫於律已者必括出哀集取之多而不厭其繁至於太極說西銘等作非初學之所急而猶必置之卷首者寒泉錄之遺意也若主靜銘一篇乃公之所自著者也精微謹嚴婉曲簡當直與古先儒箴銘相出入表裏有非吾東方俗下文字勉慕而摹寫者所能彷彿嗚呼



希矣愚嘗求是書於其猶子叔望而讀之如獲拱壁  
手不能釋會聞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四子六經之階  
梯愚以爲是書讀書錄之階梯也噫公之齒弱冠而  
已有此識見可知其氣質純明心地瑩淨天若假年  
卒以成就其造詣事業之大豈可量乎而香埋谷蘭  
彩沈海珠建議公之姓名者絕無而僅有在今日猶  
如此數世之後誰復知此鄉之有此人哉此愚之所  
以慨然于心膽取兩件藏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於  
無窮使化者有知未必不以愚爲後世之子雲而亦  
或感其神會之有數矣月日金羅後人趙任道謹書

三綱九絕句跋

蓋嘗聞人傑地靈今以咸州一境考之其信矣乎余  
觀夫餘航之磅礴巴嶽之崒嶽匡廬之奇秀環鎮乎  
東南而鼎湖楓灘洛江之渾浩汪洋橫帶乎西北祥  
雲藹藹佳氣葱葱孕毓秀篤生英豪自麗代逮  
本朝忠臣孝子節婦將帥卿相文章名筆隱德廉退  
之士相繼輩出忠節則有趙中軍朴獻納趙咸陽孝  
行則李校官趙監察李處士節婦則李氏卞氏柳氏  
其他節行不可悉舉將帥則李元帥李節度卿相則  
趙故堂趙典書魚贊成魚左相李大憲李觀察趙參



判隱德則漁溪竹溪篁巖文章則趙著作廉退則魚  
直學筆妙則吳宜寧趙經歷諸公先生鄉國聲振朝  
野宜乎是邦之爲嶺南鄒魯也方其一時衣冠文物  
之繁風俗禮法之懿聳動瞻聆甲于南州倚歎休哉  
余生晚好古尚論前世竊嘗以爲衣冠之盛俗化之  
美如是卓卓而究其所以如是之由則不過曰人事  
之修人事之修雖不一其目而要其綱則不過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信如臣不臣子不子婦不婦則  
雖有將相名位而已雖有文章詞藻而已隱德何自  
而出廉退何由而見家何以爲家國何以爲國又何

有禮俗文物之可觀哉然則是鄉之所以爲是鄉者  
其在三綱歟其在三綱歟余於閒居無事中適有意  
會表出忠孝節各三人作絕句詠歎之名曰三綱九  
絕以寓夫秉彝好德之意又以待他日樂善崇義之  
君子云萬曆紀元丁巳秋月日金羅後人趙任道跋

先府君詩歌錄跋

右詩歌錄一篇我先君所作也先君平日不喜述作  
又未嘗從事於聲律而性情之發於吟詠者或爲詩  
爲歌短律絕句之外又有長篇古詩積成卷軸如竹  
樓等詩大爲當時所稱賞而今皆散亡無一存者惜



哉惜哉孤於先君晚生也辰巳亂前年近入學而鍾  
愛之故不許就傳雖見篇帙在前而矇不知為先君  
所製作未幾變作家世書籍蕩然一空嗚呼可勝言  
哉今其遺稿中唯四韻二首短歌五闕為昇平時所  
作而得之於口傳者也其餘數十餘首則皆亂離以  
後之作也孤至此而年稍長隨所見聞而詳錄之將  
欲并受心畫傳之一家使先君遺跡不歸於湮沒此  
志未就而先君奄逝終天之慟曷維其已蓋至於此  
先君之聲音容色不可得而見聞而其所以寓慕  
者是稿而已展閱之際未嘗不歔歔掩抑慨然而興

感也先君平生言行性度氣象風致之可記以傳者  
孤既略述於廬墓之日名之曰追慕錄而附以鄉鄰  
親舊挽章祭文及其所嘗稱道之說合為一部又拾  
是稿載之編冊間亦竊附註解發其微旨如使後之  
人觀於詩歌而得其心會其意則庶或想見其平生  
矣篇什既成不可以無序請婦翁為文以弁其首又  
叙未盡之餘意書于卷末萬曆壬子月日孤任道謹  
跋

奉先抄儀跋

嗚呼任道天地間一罪人也二十三而先君棄捐三



十七而慈母見背兩親之年俱未及中壽而爲子之職蔑乎無纖芥之報矣以言其口腹之養則之滫瀡甘旨之味而供藜藿蔬糲之具焉以言其起居之奉則無承顏順色之美而有狎恩恃愛之失焉烏鳥羔羊有反哺跪乳之誠與敬而任道則無之名雖曰萬物之靈而曾不若一鳥獸之知恩矣終天之恨罔極之恩已矣無所逮及唯其勉及身前悉心追養是猶可著力處而又恐家貧誠淺終不克有以及於禮而適重吾不孝之罪也於是本之以朱晦庵家禮參之於金司藝祭儀間亦竊附管見而稍加彙括因成一

卷書名以奉先抄儀爲一家遵守之規度數儀章明白簡便可行之久遠而無敝誠使任道能守是規沒身服行無或廢墜則既往之罪雖不可復贖而將來之過庶或甚少補生得以入先人之祠廟死可以見先人於地下矣嘗念禮不虛行必待人而後用苟得其人一部家禮足矣苟非其人不須爲此贅說而第觀家禮一書不專爲考妣而作者故有冬至立春之祭有高曾班祔之位其獻祝灌醑節目繁浩後生之祭考妣者必須參商考證括出而後用之任道之家卽祭禰之小宗也終身奉之者只考妣二位而其行



祭儀物亦略有異於家禮者蓋吾東方蔬果饌品與中夏不同國俗所尚自不得不然矣任道之修此儀不過爲禰廟而節其文因國俗而別其品備日用忽忘之患戒私居苟簡之陋而寓追報之意焉非敢以是求多於古禮也噫任道齒旣遲暮而未有嗣續奉先追遠之業亦安保其求久不替乎此任道之所以潛悲隱痛而於此一事尤拳拳致念恐其不及自力於此身未亡之前者也如或有嗣吾後而奉吾先者其亦少加興感於斯言矣哉天啓元年辛酉冬末孤哀子任道泣跋

姜櫟翁風樹詩後跋

吾友晉川姜君櫟翁隱君子也早負才華重望歲癸丑魁鄉解名振塲屋戰藝南宮見黜於有司遂因疾廢舉晦跡林泉不復與後生輩爭名酷耽史漢文蘇黃詩吟諷自娛一日因其姪大來文贈余七言長篇題其首曰述風樹思呈趙山長望次蓋姜君幼失怙恃抱蓼莪之痛而余亦早孤含恤故開示一般懷抱凡亂離蒼黃之狀疾病死喪之變困頓無告之懷幼穉闕養之歎歷歷於一紙中恍若此身親涉其難哽咽嗚噎目不忍視口不忍讀詩之感人如是夫其詩



曰吾無怙恃君亦爾欲說烏情君聽未又曰印非子  
羔孰想子子非王哀誰憐印此又其激切動人之語  
也第於篇中推獎庸愚太不近似令人愧赧然姜君  
簡亢不能俯仰流俗又安肯區區向人效世間面諛  
之態乎直見愛之至自不覺其言之或過也亦何病  
之深究哉噫使我有豚犬之產此詩當爲兩家子弟  
之寶藏而獲戾于天先人香火亦無所託况論如此  
等閒事乎余之沒齒深痛豈但在風樹之悲而已姜  
君詩禮傳家隱德不耀者數世于茲識者惜之而今  
觀其寶樹森庭芝蘭滿室父子昆弟之間和氣藹然

吾知食報之日未遠而地下之靈庶乎其可慰也則  
姜君孺慕罔極之懷亦於是焉或寬矣其可與天地  
一罪人等哉君曰望次次而賡之吾願也而才力不  
侔卒不能就慙負柰何崇禎十年六月日漁舟雪鬢  
翁趙德勇跋

跋趙景閔絕句後

吾族子趙君景閔悶 國事恤民隱起布衣陳時弊  
抗章叫 閭竟不得志狼狽而歸臨渡漢水口占一  
絕曰落髮投江送應從屈子遊波中如有問須報爲  
民愁觀其詩意蓋欲竊比於楚屈平懷沙之事聞者



或歎其慷慨余獨惜其所見之不明也何以言之夫  
屈平楚之同姓而曾為三閭大夫者也與國家同休  
戚宗社同存亡其憂國愛君之誠宜無所不用其極  
而先儒猶以過於中庸評之况景閔乎景閔何如人  
哉猷畝之小民也韋布之寒士也食藜藿衣短褐老  
死丘壑其分也既無同姓大夫之義又無休戚存亡  
之責則處身之道又豈可視屈平為則哉其於生民  
之利病時政之得失豈若是之汲汲哉居無用之地  
致匪躬之節不當憂而憂之不當言而言之繭足千  
里載罹寒暑者亦獨何心張先生曾以書戒之曰出

位之言衆皆怪之莫如不為余亦面告其不可及復  
曉之曰無益而有害徒勞而無功景閔衰如克耳漫  
不之省掉頭揚臂奮然決去先生師也老僕友也師  
戒不受友告不納上煩 聖主之聽下觸當路之怒  
伶俜市街傳笑都中吾為景閔甚悲也昔在戊申年  
間 宣廟昇遐當時肉食之臣盧牧使景任外未聞  
有服喪者而獨景閔服斬衰斷酒肉以終三年人或  
怪問則曰 宣廟臨御四十年民受其澤且有撥亂  
中興之績吾不敢忘聞者或笑或疑其所以笑疑者  
不過曰不委質不受祿徒食土之毛而行人之所不



行服人之所不服故也。今又狂謀認算不入時宜。今日之陳時弊。卽昔日服喪之餘證也。中外喧騰。目之爲迂怪失性之人。意景閔處人倫風義。甚篤亦頗有過人苦節。豈真有迂怪失性之理哉。不過世之人惡其異於己耳。是亦景閔有以自取。尚誰怨尤解之者。曰古有漆室嫠婦之憂。若此者何如。余應之曰。漆室嫠婦雖曰憂國。不過仰屋長吁而已。曷嘗懷疏赴闕。跽而復起。一向喋喋如景閔之爲哉。以余觀於景閔其間。陳東歐陽徹之風者乎。

柰內船遊序記後跋

僕有友數人焉。西原韓子變雞林朴一之巴山趙景閔。其人也。其一柳巷先生之裔。其一篁巖先生之孫。其一乃吾族祖下鷗亭之曾孫也。俱以文獻之胄。克紹詩禮之業。而雍容謹飭。端雅貞純。莫如韓君。慈厚溫謙。莊靜簡默。莫如朴君。省己自信。不畏彊禦。莫如趙君。吾嘗慕效之。而未能焉。則僕之庸愚。伉拙。得與數君子遊。顧非幸歟。自余流落江湖。相去邈爾。見且猶不得。亟况望其收拾餘論。薰炙馨德。以藥吾病。而補吾闕乎。吾之約速三君。船遊于此者。良以此也。船遊在丙寅暮春。春老花殘。月魄已死。而其江山之勝。



魚鳥之樂自如也臨別僕請韓君曰古人云人世難逢開口笑今四人同遊得一晝一夜之款豈易事也子其序之韓君曰諾是歲七月復與韓朴兩君會于洛江舟上兩君各以其所為序若記示之文詞清麗議論疏暢足以措病眸而滌塵襟不徒為山水之評而已甚可玩也獨惜其稱與主人措語過情有非蹇劣所敢當者令人蹙然不自安然二友豈佞譽以諛人者直見愛甚故然耳二賢既以所作示僕僕雖不文其可無一言以負其厚意乎若夫遊從之好景致之美序若記盡之僕敢容贅於其間哉是歲秋月日

柰內陶漁翁跋

箴銘

困知齋箴并序

人性本善而氣稟或異故覺有先後學無蚤暮生知安行者入於道困知勉行者亦入於道自古及今無不然者而及其成功則莫不同歸矣夫惟上智大賢之資受氣清高稟質純粹聰明出天暗合于道不待修為而能就其德自餘中人則不免為氣稟之拘物欲之蔽故性雖本善而知道者少學雖同受而成德者鮮是皆力與不力行與不行耳非性之罪也非天



之降才爾殊也余以不敏之資生海隅之鄉王風不及道義莫聞加以少遭喪亂流落遠方飢寒奔走於十年之間心為衆形之役身被俗務之汨夫何暇習詩書治禮義哉自非豪傑之士無文王不能興矣况余愚蒙早失學問之功而無師友就正之方者乎猶幸宣城退陶之鄉一善羣賢之藪雖不及摳衣親炙於函丈之側而其遺風餘韻猶有存者故覽前賢載道之篇間先進垂訓之旨既有以啓發其良心而又求孔孟曾思堯舜文武之書而讀之然後曉然如醉夢之醒昏夜之明始知此道之可及本性之可復天

地之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所以為人物者不外乎是矣則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豈虛語哉然聞知不如見知困知不如生知則如我末學之徒其可不深思敬守而百倍其功使既昏者明既亡者存乎茲於還土之日請于家君先立書室曰為學之要必定其居處居處之所必擇其安靜居處安靜則學業專而心不外馳矣昔子朱子居于雲谷西山真先生築室于粵山之下此非離羣絕物長往不返之計也顧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故收視聽於雲山溪壑之間絕思想於塵喧城市之中而身與外物不相



交涉然後心神寧靜而業可精道可求矣家嚴曰然  
松亭一區乃吾舊墟也地勢幽偏可構數椽爲汝藏  
修之所室旣成家嚴以日新名堂屬鄉人衡仲記之  
又使任道名其齋室任道始扁晚覺旋改困知退而  
爲之箴箴曰

人有秉彜天降之衷我與堯舜厥初則同心喪肉走  
與物奚擇困乃覺知心動惕若自今用力庶復吾天  
念哉敬哉夙夜無愆

自警

懲忿懷戒奢靡靜思慮時言語防邪欲簡出入

春祝

意必固我雪消冰釋易直子諒春噓物茁

題壁

鴻冥鶴昂豹隱龜藏一室自娛萬事都忘

書朴澄左臂

去爾英銳之氣養爾醇謹之德母徒事子俗尚願畱  
心於家學

祭文

祭旅軒先生文

嗚呼箕疇緬邈世道卑汙文詞徒尚名利是趨頽波



既倒汨汨滔滔帝眷東荒蔚生賢豪人文載啓道學  
鼎新數十年間嶺海關閩龍門韻歇寶匣生塵毫釐  
易差緒言難明申之自天降我先生靈芝產嶽紫氣  
垂庭休徵示瑞德器天成不由師承妙合道奧淵乎  
其量確乎其操溫如良玉粹如精金和風氣象霽月  
宵襟凝嚴弘毅渾厚沈潛資稟秀異學術醇正孜孜  
慥慥四勿三省聖謨賢訓前言往行彝倫之敘性命  
之原義利之判王霸之分旁通曲暢心會默契德崇  
業廣在我分內主靜持敬造次顛沛真知實踐反躬  
守約大者先立物莫撓奪羣邪退聽方寸太極本源

澄澈萬變酬酢充養積久闇然而章輝光日新欲晦  
彌彰心廣體胖面晬背盎虛明灑落獨觀昭曠終焉  
歸宿一箇無妄目擊道存賢愚同悅 宣廟中年網  
羅遺逸暫起承命五馬非榮鳴琴單父割雞武城道  
與時違杓鑿不合舍車而徒收蹤反服從吾所好寄  
興林壑洛水烏山爰得我直巖名不知世多蒿目年  
高德邵造詣益精一生得力十翼義經隱見行藏動  
靜語默屈伸進退盈虛消息原始及終知來藏往包  
括衆理籠羅萬象一本於易如指諸掌闡幽明微作  
爲圖說遺之來世嘉惠後學事業在是曷計得失粵



自昏朝逮入 昭代一味卷懷難進易退異數頻煩  
真樂不改間或幡然義各有在倘來軒冕太虛浮雲  
身閒江湖志在憂君戒以苞桑勉以建極空言莫施  
民實無祿時丁陽九天地位易山河抱羞白日無色  
傷時隕心悶國灑血歸歟入深萬重蘿月乘桴孔聖  
蹈海魯連臨行寄言詔我拳拳準擬乘閒匹馬尋山  
山頽奄忽竟違承顏驚呼失聲淚迸沈瀾哀此羣蒙  
奚所稽疑士失先覺國喪元龜易贊知幾詩稱明哲  
先生體之夬夬覓陸和而不流清而不激信順之德  
神明可質中正之學百世不惑偏荒叔季生此大賢

進既不試退亦無傳殉身入地天也柰何經綸志業  
零落煙霞墜緒茫茫衣書疇託言念及此此痛誰識  
小子菴懶縱未執經中心慕悅學而未能猥蒙知愛  
出入門屏不我愚魯許以親仁披露悃悃誘掖諄諄  
江齋靜夜山室清晨笑語閭閻百物皆春每承嘉訓  
充然有得間思雜念雪消冰釋庶幾依歸有所務式  
今也已矣儀形永隔烏頭力去山徑茅塞白首迷途  
偃偃何賴力疾奔哭三百里外追陪旅櫬返于舊宅  
明靈有知想應感惻日月流邁幽明路別窈窕告期  
徒友空集風悲雲慘山浦含情一盃永訣敘我平生



薄奠菲羞歆此哀誠

祭篁巖先生文

嗚呼先生稟天地和粹之氣鍾山川清淑之精明韜於博厚之質剛蘊乎柔韌之中冲澹弘毅渾厚確實年及弱冠便能求道得聞山海之風益堅藏修之志趨向既正根本又立專意問學不事科業窮探古書養中制外動靜語默唯理是循整齊衣冠終日端坐處獨之際操履益篤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惰容先生存養之功克治之力至此而無以加矣至於歲月之久涵蓄之深則德容晬盎持守堅定不求榮進含晦

以終窮鄉末學鮮或知之而先生內腴自慊之實誠有質神明無愧者矣嗚呼德如先生而位止於五品仁如先生而壽不過八袞天之報施之嗇有不能無憾者矣噫任道於先生雖未嘗抱經問業執師生之禮而猥蒙知愛款承接引開心見誠不施屏障每謁先生如在春風之中輕躁之習若有所少變焉鄙吝之萌若有所潛消焉飽德歸來充然有得任道之受賜於先生者夫豈淺淺而遠地移家貧困爲崇先生之歿也無一之助今迫窀穸始奠一盃感念平生悲恨交并一哭永訣九原冥冥



祭畏齋先生文

柳子厚有言植鄧林者難爲木產崑岡者難爲玉惟公懿德顯于華族傳家平靖承教文穆業垂益綿學老彌篤閱閱淵源著人耳目中年考槃永矢不告晚佩銅章夫豈干祿解紱歸來山前白屋桑麻數頃書史萬軸嘯傲丘園婆娑初服謂公仁壽久享清福胡不期頤天奪之速儒林樛折學海舟覆鄉失著龜孰扶頽俗眇余愚蒙贅託親屬又與令胤交契最夙况復仁鄉近我新卜黃緣出入幾奉戒勗諄諄至訓牖我昏惑俛俛儀形令我敬伏退翁有書磨鏡寶錄求

之累年公遂我欲每閱箴銘公在心曲勉人爲學似公者孰日月流邁初暮載復適緣忌故躬未匍匐酌雖代酌哭不借哭感慕平生顏厚心忸明靈有知庶鑑寸幅

祭司果李公文

維靈蘭生幽谷玉蘊高岡不待鋤耜之培壅已有馨香不施椎鑿之雕琢自葆輝光襟懷則雪月冰霜志操則金石松篁居家焉孝友廉謹接物焉仁厚慈祥雖未享爵祿於朝端亦無愧俯仰乎天人嗟世道貴才而遺德夫孰知希代之奇珍不得不怨不知不愠



隱淪行義養真安分公之胤子學優才華倘使戰藝  
芥拾巍科公聽不市甘晦林壑高風爽韻卓乎難及  
世人教子唯利是趨公獨不然只與道俱屈指今古  
似公者無伏念任道莫爲華門于今七載有義有恩  
是敬是愛縱不能源源而展謁豈曾無耿耿乎心目  
那知旬月之未拜遽驚音容之已隔順受全歸在公  
無憾永訣儀刑能不悽黯日月不居幽明異途兆期  
已及靈駕云徂愷悌溫雅之容精明端潔之心自今  
已矣無路可尋抱我哀誠奠此薄物不昧者存庶幾  
來格

祭蘆坡先生文

嗚呼先生麟骨鳳毛金章玉質家傳清白世種隱德  
和而有介卓然高識處事剛果秉心公直夙抱奇才  
名擅藝場詞源渾渾章句煌煌初年應科期悅春堂  
旋拋勇斷專意色養親心安樂八袞無恙慈孝一家  
藹然其風喪祭以禮子道克終樂育人才設爲家塾  
德及鄉閭功在後學庭看蘭玉日喜峻茂桓氏乘龍  
謝家寶樹庶幾清福神胡作孽子壻三良連歲夭折  
人事到此天道難詰哭亡之篇讀之愴惻神交旅軒  
理遣有說歸之於命勉以寬懷禍故年來百念俱灰



萬卷黃祥數椽白屋簞瓢屢空曠然無欲世道百遷  
公心不易超然名利夢斷塵紛榮枯得喪太虛浮雲  
虛舟泛泛逸鶴昂昂偏心無怨網羅誰張一生芻豢  
經史精華晚節膏肓水石煙霞逍遙物表世莫我知  
林居養真五十餘暮聖代逸民滄海遺珠迨其暮年  
德器純如磨礪圭角不露英氣根基卓立的見義理  
諸家格言百氏奧旨旁搜曲暢心會默契咀嚼道腴  
益厭世味陰邪是疾明快是臧接人樂易持已醇方  
溫溫氣槩蘭室春風灑灑神襟皎月秋空平居所養  
天鑑神參樂彼蘆坡密邇龍巖前賢遺範是慕是歆

扁亭無禁寄興風月指點青山爲萬古宅樂天知命  
是日高蹈鄉稱宿德士欽貞操推爲山長矜式俊造  
儒家一脈賴而不墜天不憖遺考德無地青衿會哭  
涕泗漣而遺澤在人此焉可知嗟余小生贅託門庭  
情猶父子義兼師生二十一年厚德涵濡猥蒙知愛  
情意交孚耳提面命誘我庸愚潛消鄙萌感發良志  
蓬麻就直擇仁爲美惇惇此身蹤跡孤危公今又逝  
我將疇依癸亥之冬降臨荆扉畱陪杖屨遊賞江湖  
授我麟經明示聖謨將期卒業聞所未聞風邪遠巢  
駭痛何言奔走省視旋喜得蘇猶冀吉人神明所扶



那知此日永隔儀形驚呼慟哭數日失聲積病漸敗  
雨水阻隔匍匐後人殮殯已畢幽明此恨瞑目靡歇  
經綸志業已矣墜絕稀世文章竟無施用嗚呼痛哉  
萬事一夢聞諸末孤泣傳遺教平生著作盡屬于趙  
丁寧顧託豈無其意吾儕職分發揮編次酬恩報德  
庶幾在此家忌痘疫國有警急喪用變禮葬未三月  
時之不幸可勝言哉今當卹遠敬奠一杯精靈不泯  
歆我至哀

祭朴伯和文

嗚呼維靈卓乎先覺超然高蹈力學拳拳篤行慥慥

早謝名場從吾所好聖謨賢訓潛心玩味往行前言  
反躬體履勇往直前激昂奮發工程嚴密操守堅確  
嚶嚶尚友偏慕南冥出處之正先見之明求之前哲  
曰不多得寤寐興言是矜是式發揮幽潛年譜有編  
天生若人夫豈偶然釣洞泉石占自先君君能肯構  
扁以慕軒圖書一室花竹掩門婆娑偃息永矢不諉  
人間榮辱等視浮雲 聖朝優賢恩命再及牢關巖  
穴貧不改樂鴻冥雲外蟬蛻污濁立懦清風扶樹一  
脈士友顛若擬以著龜天不憖遺哲人其萎儒林梁  
折學海舟沈世入長夜墜緒誰尋嗟君蓄德剛毅明



决倘使從故片言折獄殉身以沒柰民無祿顧余空  
空生并一世暮境相知許以義契每接風裁起我蒙  
滯瑤琴絃斷踽踽何之遯世全歸在君何悲失此知  
已悼我無鄰堂堂言論落落風神出人高標拔萃遠  
識眇然衰世豈望再覲立異當年人服其明斂跡清  
時我欽其貞林泉無主高義寂寞念之及此心焉痛  
惻江流潔清之子之風巖壁峭蒼之子之容不忘儀  
形凜乎如存舊栖重過觸物消寬疾病爲祟葬未臨  
穴晚奠漬綿顏厚心忸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祭李子粹文

嗚呼吾兄遽至於此邪任道與吾兄年同業同志同  
命同情同骨肉義同兄弟一朝失之我懷如何兄於  
平靖爲耳孫忠簡爲外裔其門閥赫矣兄以寒岡爲  
師表畏齋爲叔父其趨向的矣學究詩書行達孝弟  
兄之於人事庶幾其俯仰無愧矣至於詩章之麗筆  
法之工而屢捷鄉解竟不得志於有司則數之奇也  
昔先正郭相公託兄以忘憂精舍曰唐虞以天下與  
賢吾以江舍與賢所與之大小不侔所以與之之意  
堯舜與我同矣夫以相公之高明鑑識以賢許兄寄  
託以栖息之地則兄之遇知於高賢有如是者矣戊



午之避地江臯也兄之新卜先在馬山兄來自北慰  
我孤寂升堂拜母吐出肝膽相得之深未易喻也辛  
酉之哭母廬墓也兄先匍匐奠賻吊慰禮厚誠懇題  
主銘旌悉出兄手相恤之勤其可忘諸憂我羸病諭  
以苦言往來書札款密重複每得兄書感涕自洒不  
幸壬戌之春兄遭家患胤子旣折兄又嬰疾隱禍至  
此令人氣塞未幾吾家變怪又作兄驚且憂戒勿驚  
動吾常佩服奉以周旋當時此懷兄旣亡矣誰與商  
確癸亥之冬兄在病中向余而泣曰一朝溘然則將  
母無人而弱妻穉女令我關念吾常寬譬謂神明理

必扶持孰謂神明之無信而使吾兄至於斯也邪甲  
子之夏遇兄於蒼巖是歲之冬會兄於馬川形骸雖  
存而病根未除竊祈兄病已身健或命駕春山或泛  
舟秋江庶幾復續昔日遊從之樂矣今焉永訣萬事  
已矣鶴髮皤皤日迫西山黃口呱呱羽毛未成兄歸  
泉下必不瞑目江上舊亭水月生涼竹裏新齋野鳥  
相呼我來經過不覺隕淚嗚呼哀哉尤可感者去夏  
之末聞兄病愈索兄心畫期作平生把翫之具兄知  
我意落筆揮灑一卷壺水字字精神意兄前患可自  
此而瘳矣豈謂兄但遺我以筆跡而求匿其形影也



哉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祭李益之文

嗚呼維靈圭璋令質蘭雪清芬早得依歸文穆之門  
父子同師洙泗遺風詩書講習道義磨礱厥修罔覺  
日開月益朋儕愛悅遠邇無斁以公之才與公之德  
施之於世何往不達司馬小名詎展才識齋郎未秩  
豈曰懋爵德豐命嗇識者嗟惜曰余空空與公并世  
從遊惠好三十餘歲戊午移家隔江相望癸酉卜鄰  
杖屨來往公拙我愚志同道合兩老生涯煙月江湖  
方期莫逆百年權娛天胡不憇使我益孤溫雅性度  
樂易辭氣不復可得余痛曷已適有事牽前月而出  
淹滯道路晚乃匍匐佳城已卜素輦載牽薄奠無詞  
詎寫心曲一痛永訣歆我寸瀉

祭朴一之文

嗚呼哀哉以公之賢而不得其壽邪老先生之德而  
又奪其嗣邪吾東方古今名賢之無子者甚衆其或  
繼之者又能式穀不忝所生者無幾况望其不墜家  
聲乎或云東國山川峻急而隘狹故人之受氣者鮮  
得其全或云造物者忌名故有其名者嗇其福茫茫  
此理孰究孰詰末學之信道不篤者動以此爲戒往



往怠於向善不貴儒名曰寧作無名人無爲無後人  
不其悲慟之甚乎惟我靜默齋先生則不然受天厚  
德又全其福身既有此內美澤亦流於孫枝一介蘭  
蓀稱其家兒早服庭訓日間詩禮入孝出弟學明行  
修慈厚溫謙莊靜簡默不隨俗變化不與世浮沈安  
分丘園絕意苟合聞人長處則若已有之見人不良  
則猶恐或浼一室圖書蕭然自老余觀一世如公者  
有幾嗟乎嗟乎世不好善知德者鮮 國無懋爵之  
命鄉無闡幽之人朽骨千年誰辨夷蹠悲夫悲夫顧  
余愚蒙承誨於老先生久矣公又不遺許以知己往

來遊從數十年矣當在母憂撫慰益厚書諭丁寧面  
告懇惻言猶在耳何日忘之踽踽斯世形單影隻祝  
公遐算以永其好那知一朝失此良友洛江同舟今  
其已矣柰內遊觀其可復得昔年詩文在我篋笥時  
時披讀宛對眞面回首舊遊已成陳跡覩物懷人觸  
感生悲嗚呼柰何其永隔矣公在地下含恨者三此  
則吾所獨知而衆人之所不識也公常擬占吉地改  
寔先生又移先府君宅兆與之同原使陟降之靈永  
爲有憑依此公之平生情願而齋志未遂奄忽入地  
此其含恨者一也老先生平日德行足以血食百世



而至于今祭在子孫公雖不言亦何能無介然於懷也此其含恨者二也大碩人年近八袞愛日之誠方篤而曾養未半嚴生徑逝公歸泉下目何得瞑此其含恨者三也公沒之初三入我夢辭語分明儀容宛爾從前莫逆之情猶不忘而然邪鄉里知舊中事契之厚公與我而已聞公之喪宜卽匍匐而老病纏綿事故推遷遲遲一哭最在鄉鄰之後感念平生顏厚有忸怩一杯永訣千古長辭

祭康萬獻文

屠維攝提之歲無射之月十有三日壬申故成均學

諭康君容櫬將返商山前一日辛未龍華山老趙任道謹以山醪一壺野果一盃奉訣于靈座之下曰嗚呼維靈拔乎萃出乎倫談程朱讀孔子孟慕厓老炙愚堂試三場聲望藹存一敬學術高天假年成就大業必廣德必崇才何豐命何否卅二沒類顏回室無兒同伯道偏親老寡妻孤歸黃泉不瞑目人共惜柰天何邇清光今兩載數行札八旬箴藏之笥宛真面永相訣吁其悲哭奠杯靈知否

祭李文龍文

嗚呼澤翁與子相從八年于茲凡子志行我所明知



天資嗜學不待勸勉孜孜發憤疊疊忘倦趨向既正  
步武又遠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那知一夕先我入地  
嗚呼哀哉早失所恃抱恨窮天居尊公側無子弟愆  
家庭之間人不問焉信存朋儕禮事長老且謹且和  
不妄不傲子之處衆無愧於道半世交遊子獨知音  
平生義契期以斷金天胡不仁奪我良友歿不飯舍  
殮不憑柩今來奠杯總惟承宇嗚呼哀哉昔我在疚  
廬子墓側旣無兄弟惻惻子子况彼墳山地僻人絕  
豺虎之窟蟲蛇之穴蘆葦蔽野灌莽塞路子時從我  
不憚勞苦晝夜共處朝暮相隨哀此殘命賴子扶持

自丁至戊終始不替子視猶兄我視猶弟我疾我病  
悶若在己我仆我僵必扶以起秋霜春露寒往暑來  
怵惕悽愴如痛銜哀子不在旁誰慰我懷薰書毒霧  
燒夏炎風四無人聲谷遼山空子不在側誰護我躬  
氣力虛弱心火上攻目無晶光夜不見物子常安撫  
恐其漸滅子在南山聞我疾劇冒雪跋涉竭誠救藥  
追惟此事敢忘于心逮我外除往復相尋非交之密  
如許情深方期惠好百歲莫逆今子已矣我將疇託  
嗚呼哀哉往年杜谷與子同榻或論經史或講禮節  
起余助我其樂熙熙我時呼韻子綴小詩思親至情



溢於遣辭觀君所向文藝則未天殺良人理不可詰  
老父喪明病兄靡託遺恨重泉想不瞑目嗚呼哀哉  
月前旬八余往善山有事先塋久而乃還謂君無恙  
詎意承凶心絕腸摧驚呼熱中識面雖多知心難得  
誰無一死子死可惜廿六人間歛如春夢凡在路人  
尚共嗟痛矧我於君詎勝慘裂臨死之際執手禮闕  
幽明之間此恨曷已終我此生無相見矣言念及此  
五情崩潰泉扃已卜神駕將發失聲悲號平生永訣  
山醪一觴詎寫深情精靈有知鑑我哀誠

祭李壽榿文

嗚呼哀哉余之贅託高門三十有四年矣壬子冬哭  
君之曾大父司果公戊午冬哭君之大人進士兄辛  
酉春哭君之所後大人秀才君丁卯春哭君之王父  
竹亭先生今而又哭君二十九年之間哭君四世五  
喪司果竹亭之喪天年也亦何憾焉而進士秀才暨  
君皆妙年短折韓文公所謂吾未老耄哭祖子孫三  
世者不幸近之而又過焉于人世何如也辛未之冬  
君來學於柰內癸酉之春君從我於龍山三載相隨  
一室同處親厚之情有同骨肉靈其記得邪其不能  
記得邪耿介不苟之性吾所愛而許之穎脫率爾之



氣吾所戒而抑之常願磨礱學力經歷世變英銳化  
而歸于醇謹稜角藏而勿太峭厲則庶見優為溫雅  
寡過之良士今其已矣痛惜柰何為臺鱸巖之石刻  
今不忍目濂洛風雅之傳書手澤猶存撫摩陳跡此  
懷如何老夫聞訃之月匍匐往弔即遠之日病未臨  
穴凍縮窮廬緘詞寓哀其何能敘情素之萬一乎吾  
家貧窶靈所曾知一杯薄醪庶或饗之

代新山書院儒生祭旅軒先生文

天生大儒惠我東國學究天人道繼往哲義理芻豢  
軒冕浮雲德盛而徵蔚乎其文珠藏澤媚玉蘊山輝

賢愚咸服遠近依歸為世達尊作人儀則名高日星  
望重喬嶽恒祈萬壽壽我道脈山頽文喪柰何乎天  
士失箴鑑國無旣賢嗚呼已矣正路荆棘遐荒晚生  
蟻慕馨德來奠薄具薦此微忱英靈有知庶賜垂歆

代咸安鄉校儒生祭篁巖文

鄉黨著龜儒林宗匠斯文不幸哲人云亡仰思遺風  
聊薦菲薄不昧者在庶歆微誠

祭趙樂甫文

嗚呼哀哉君之棄斯世而永歸也歲已周矣簡靖之  
儀容今不可復見矣溫雅之笑語今不可復聞矣以



君之溫良豈弟人孰有忌之者以君之醞藉慈祥物孰有猜之者何所厭於人世入脩夜之不暘居庭孝謹人不間言處衆和敬物無違忤安分守拙不作皺眉雖今世險狠之徒自不能侵犯而訾訾君之作人庶幾其無愧古人天錫爾類蘭玉盈室宜享遐壽以永其幹蠱之業而柰之何天不福善神不佑德纔及不稱夭之年遽爾摧折於孝服之中乎天乎神乎胡寧忍此黃口呱呱羽毛未成鏡鸞子子弔影悲號凡在行路尚共嗟痛而隕淚况如親黨中情好之未衰者乎尤可痛者我曾祖虞侯府君厚膺福德誕生四

男嗣續之繁宜莫與京初何嘗享祀之是憂遞遷之無託哉一不幸而長子早世二男出繼所賴而傳家者堂叔父三昆季而三之中壽考者文川叔萬戶兄父子而已萬戶兄三男子非不賢且蕃也而又不幸零落惟君一身孑然獨存一朝君沒則香火便已人理到此能不悲乎區區之願每祝君享期頤之遐算者君存一歲則先祖之祀延一歲君存十歲則先祖之祀延十歲一人身上所系者重矣豈料夫喪未再暮竒禍荐臻使吾君乃至於斯也而今而後先祖之祀其永絕矣嗚呼痛哉昔在戊午年間居父憂於



鵝湖君之昆弟以先大夫之命挾冊遊于山廬自是  
情義兩至未嘗與之相舍往來相從四十年矣顧我  
於君年齒不甚隔等而如待父兄情禮不愆余恒卑  
讓君益抑損小心罄折了未見其有簡傲之容衰世  
人情能如許者有幾昔我婦翁洗馬公見君之狀貌  
儀表曰恰似其外祖陶庵丈云陶庵行義君其有所  
稟受而然邪君嘗慨然謂余曰叔氏私稿寄託無人  
願得一件付與吾兒言猶在耳其敢忘諸嗚呼痛哉  
君之卽遠有所畏忌不克臨穴一慟只得執幼孤手  
一哭於避寓之地地下他年何面目相對君常厚我

而我實負君幽明之間此恨曷窮家貧無物物不稱  
情一杯薄醪庶或顧歆

### 祭袁伊川文

嗚呼惟靈羅牧外孫益城茂族樂有父兄家聲赫赫  
志壯投筆百夫之特謂將馳騁屏翰于國命與時運  
竟未大成銅魚玉頂再度專城抱病田廬家食之吉  
拖月生涯琴酒契濶不願乎外隨分自娛曰余孤蹤  
踽踽江湖公不我遐眷顧禮殊軫念飢寒或時周急  
族分交情兩箇款密忘憂亭上長者池邊把酒開懷  
笑語欣然相期惠好以永百年那知一朝奄隔九泉



舊遊如夢摠成陳跡佳城告卜卽遠日迫獲雞單杯  
匍匐一哭精靈不昧庶歆寸幅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四

澗松先生文集卷之五

祝文

禮林書院奉安迂拙子先生文

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曰孝曰忠曰義曰仁一理渾然  
性無不善氣拘欲蔽所全者鮮卓乎先生稟其純精  
髫齡種學習與性成摳衣函丈畢齋之門旁資麗澤  
一燹寒暄孜孜勉焉切磋道義擢第蜚英蓋其餘事  
德望經術爲世所宗窮養達施移孝爲忠愛日純誠  
會閱懿行鈐轄平反卓魯仁政縣齋有扁秋月其軒  
識者欽賞道脈真源知遇 宣陵積誠箴規將順匡



救冀輔文治嗣辟罔念顛覆成憲民墜塗炭天怒神  
譴惟時先生職帶阜囊觸犯雷霆斥邪扶綱直節剛  
腸凜若冰霜具僚縮頸兇姦側目讒言罔極禍構縫  
掖池魚殃及百身難贖時邪命邪理不可詰帝爰盡  
傷虹插震虩冥感不忒豈曰無神所能者天不能者  
人不能何病天定在後雪冤贖盛名不朽潛光偉  
烈久乃彌彰表章尊崇肇我寒岡允矣先生吾道之  
光眷彼金羅若堂攸在人思矜式香火以酌矧茲密  
城孔氏闕里遺風藹然往跡在耳祀事後人實我深  
恥凝川之下屏巖斗起翼然新宮烏革翬飛湖山改

觀雲物增輝多士駿奔籩豆禮恭文簡面南靈位其  
東等別師生在禮宜然庶其右之歆我誠虔百世無  
艱佑啓後賢

冠山書院奉安寒岡先生文

展也先生天挺英豪早得先覺山海退陶發軔指南  
德溪之門從流溯源立定脚跟羹牆孔孟寤寐關閩  
心乎自得火然泉達誠明兩進直方偕立工程勇邁  
德性溫栗隱居求志若將終身行義達道沛然其仁  
出任侯伯入掌絲綸才優望重厥聲四馳曩際危朝  
世八明夷風靡波蕩孰扶民彝爰長烏府盡言不避



維持國脈清論不死歲在昭陽國有危幾再呈琅玕  
誠懇格非援據魯史杜漸防微雖不見省倫紀以明  
橫流砥柱冥塗日星儒林聳慕泰山喬嶽直道難容  
忠反見斤懷寶遜荒益研舊學噫噫先生身否道亨  
編集禮說發揮心經牖我後學天意所在出處行藏  
隱見進退一循義理古人與偕泗水當年避地東來  
景晦堂成敬義屏開萬軸圖書樂且不諼梁木雖壞  
典刑猶存春秋香火在在欽敬我不承奮豈曰彝秉  
矧伊夏山昔日桐鄉興學設教文物洋洋八建家塾  
冠山居一一區林壑幽致勝絕巖巖擁屏澗流鳴玉

幾任監輿於焉嘉客躬臨講席親點句讀士知趨向  
鼓舞魚鳶弦歌未輟琴鶴朝天人懷遺愛綬影玉川  
深仁厚澤沒世思深經始明宮奔走珮衿新廟翼翼  
邊豆有踐消吉安靈式陳明薦多士濟濟禮儀肅雍  
其香始升若襲英風庶其右之賁我荒僻家詩戶禮  
變為閩洛百世千秋永虔無斁

漁溪祠宇春秋享祀祝文

隱節扶倫貞風立懦德尊名教慕永仍雲茲值上丁  
恭修歲事當祀而薦百世無疑

擬檜原書院奉安文昌侯文



天生異人賁我東荒神遊雲漢手分天章由羅入唐  
高步藝場鶯遷喬木聲動帝鄉霜嚴義檄賊巢下床  
華人屬望地上仙郎謂將設施陶鑄虞唐仙李運歇  
雞林葉黃觀時炳幾晦跡埋光超然塵白蟬蛻名韞  
伽椰千仞鬱乎蒼蒼清風逸韻八百年強邦稱小華  
一洗糝糠服食文宣報功流芳噫侯高名末世無疆  
唯此檜原舊號文昌侯茲誕降異跡孔彰風傳至今  
俾也可忘合浦之西斗尺之陽一區泉石金鏗玉鏘  
厥有廟貌揭虔寒岡爰初卜築實慕餘香肆撫衆議  
躋享右方象賢由恂後先何妨庶幾居歆如在洋洋

擬檜原書院告寒岡先生文

儒仙舊跡先生所欽設院安亭職此之故肆撫士論  
涓吉揭虔百世無艱壽我道脈

咸安鄉校移安時告 大聖文

殿廡傾頓將加修繕具由虔告式陳明薦

東廡位版移安時告六賢文

道國豫國洛國徽國公文獻文純公

棟撓屋壞今將營葺肆移神位端由是告

還安時告文

營繕既完神馭聿還明薦時羞虔告事由

擬德谷書院奉安退溪先生文



惟我先生海東程朱折衷羣言集成諸儒德谷之西  
蘸溪之旁一區林壑天作地藏故老相傳杖屨攸及  
禮合稱祀永寓矜式尚闕廟貌責在後學茲設明宮  
涓吉妥靈庶永居歆膺我聳旨

擬奉安南秋江文

橫流砥柱冥塗太陽表著貞臣昭揭綱常瀝血叫閭  
扶樹國脈英風豎髮千仞壁立卓乎先生百世高躅  
凡在瞻聆莫不欽服矧伊貫鄉景慕敢懈闔山之下  
舊業所在尚稽建祠後死之羞晚營新廟天作勝區  
密邇文純馨德不孤俾無後艱啓我羣愚

禮林書院移建時告文

荆建舊院幾乎百年春秋俎豆香火罔愆坤靈呵護  
兵燹不及邑人相慶廟貌如昨顧惟斯境濱於寂寞  
山谿僻險人煙蕭瑟咸思移卜材庀工捐相彼名區  
水麗山明龜筮協吉吏士殫誠新廟告成宜用精禋  
神輦旣駕吉日良辰衿珮雲從祥風掃塵伏惟尊靈  
去舊就新

德淵書院常享祝文

誠存格天文章煥猷山斗一世矜式千秋

洗馬李公改題時告文

代本孫



伏以 朝廷用公薦去年夏四月四日除授翊衛司  
洗馬蓋在府君下世之後四十日潛光隱德于今始  
得升聞于 朝而一命纔降重泉已隔舉家號痛摧  
咽難勝既奉朝帖禮當改題神主茲用吉日用伸虔  
告

蘆坡先生墓立碣告文

維年月日某甲孤子審一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  
顯考翊衛司洗馬府君之墓伏以審一於哀慕罔極  
之中不忍泯沒我先考潛德乞銘于先友桐溪鄭相  
公相公感念平生惻然而悲撰惠碣文遣辭措語皆

出悃幅明快宛曲發揮略盡凡一千一百幾十幾字  
已倩柳上舍景澤書石而審一與某某等士友手自  
鐫刻將以來日涓吉豎碣虔告端由伏惟尊靈俯鑑  
哀哀

新建家廟祭告土神文

己未九月初三日  
新建家廟於柰內

維年月日巴山人趙某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避  
地移家來占江臯今方恢拓新基營立祠堂伏惟明  
神保佑呵護驅除不祥俾永無艱謹以酒果脯醢祇  
薦于神

繼後告文



維年月日某甲奉祀子某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  
顯妣某封某氏伏以某罪大不孝年老無子常恐一  
朝溘然則祀事無託潛痛于中夙夜憂慮今以堂兄  
某第二男咸抃為後方持亡妻李氏服守几筵于山  
廬呈禮曹立案香火之業庶不墜絕一悲一慰謹以  
酒果虔告事由

漁溪先祖新廟移安時告文

維年月日幾世孫某等謹具清酌脯醢敢昭告于先  
祖考某官府君先祖妣某封某氏伏以最長之房既  
盡沒世更無香火寄託之地禮當奉痊神主于墓所  
而遺澤隱德之在我耳目者愈久而愈不敢忘茲用  
議諸宗人倣古人藏祧主之義建新廟于漁溪之舊  
基將以來日某甲改題神主奉安行禮茲於今日陪  
奉啓行謹具事由用伸虔告

蓬山兩墓加土告文

外曾祖考萬戶府君外曾  
祖妣漆原尹氏合祔墓前  
母南平文氏墓  
兩處同日告祭

伏以亂離之初雖得收拾安厝于前占宅兆而歲月  
之久寒暑霜露之變階砌崩頽草棘侵犯省謁之際  
益用傷感茲於今日借役丁涓吉加土芟除荒穢改  
築塋域伏惟尊靈不震不驚



外祖妣昌原黃氏墓加土告文

維年月日某甲外孫男趙某謹以酒果脯醢敢昭告于外祖妣昌原黃氏之墓伏以辰巳之亂島夷猖獗而茲土為賊藪者七年魚肉我生靈灰燼我廬舍醜虜凶鋒橫及泉壤無山不投無塚不拔於斯時也我外家祖先墳塋莫或免禍亡父於亂定初流寓義城一來省視歸而語亡母曰處處虛塚無一完保目之令人氣塞今聞門孽柳江之說則江之兄泓於塚墓拔掘之初與人收拾返窆舊兆而但以力薄未舉實土完封之役江之言若是則體魄魂靈或庶乎在此矣孫某聞言感涕且悲且慰將以明日丙申加土封墓伏惟尊靈不震不驚

碑誌

迂拙子朴先生間表碑銘并序

迂拙子朴先生諱漢柱字天友密陽府人訓導諱敦仁之子也天順己卯生于豐角縣車山村第生有異質穎悟莊重出語驚人六七歲能屬文有大人特立軒天地之句聞者奇之初學於生員高克敬高異其言貌氣象必冠帶而後教之比長慷慨有大志以古人自期與寒暄遊佔畢門受尚書佔畢公手抽小學



書與之因以詩勗之先生篤信力行博聞彊記文章  
氣節稱斗南一人成化癸卯中司馬兩試乙巳登甲  
科七更歲拜正言 成廟銳意文治先生自謂知遇  
知無不言嘗入 經筵上曰辭吐俚正言至矣蓋先  
生不避俚語而言多讜直故嘉之也乞養出宰昌寧  
臨民御史皆有條法精密嚴恕務盡道理一以洗冤  
澤物爲心屏徒從暗行閭里探得民情而人不知之  
尤勤於興學明教選邑中子弟之秀者與之講論修  
己治人敦本善俗之道春秋行養老禮因訪疾苦昏  
喪賙濟之使不失時凡有令必前期布告無慢令致

期之撓閭里晏然發姦如神剖決如流吏懼民懷道  
內冤訟之不得其情者多萃于縣以治行第一 賜  
表裏加資不煩民力構廨館名曰秋月軒蓋取朱子  
感興詩中語也是時鄭一蠹作光風樓於安陰李慵  
軒起聞韶樓於義城識者謂觀此三構足以知三賢  
之心云燕山三年爲獻納極諫遊宴失政等事燕山  
怒至宣賜食物有朴某勿給之教而猶盡言不諱又  
劄論盧思慎弄權之漸任士洪姦邪之狀卒爲二兇  
所陷以及於禍時主心日荒國事日非知不可有爲  
遂爲親求外得平海旋以邑遠親老換醴泉始至郡



人迎喜曰是前日昌寧賢太守也未幾搢紳禍起以  
佔畢門徒碧潼郡付處是戊午七月也庚申夏量移  
樂安甲子史獄再起被逮而去過金駿孫謫所金要  
於路微諷云老母在須更思量蓋欲使自明也先生  
不應金憮然而別曰朴某之舍生守正人不可及矣  
先生臨刑神色不亂五月十二日也是日晝晦大雨  
烈風雷霆家人聞計設奠雷震長虹一腳插於庭中  
水斛見者異之分配諸子鳳巨濟鸞樂安唯鵬鴻以  
幼免葬于咸安郡西蓬山東麓丙寅 中廟靖國庚  
午 贈都承旨錄用子孫先生自少篤好性理之學

沈潛經傳孜孜不輟諸子百家山經地誌亦皆探討  
以資窮理方嚴勁特英毅果確語默動靜一遵繩墨  
雖遇倉卒不變常度其事親也篤於愛敬每日雞鳴  
省問如禮退而讀書正坐終晷雖家人未見懈容清  
介絕俗家無甌石之貯而處之裕如訓導公性嚴有  
法度誨以孝弟忠信之方出入行止不敢自由嘗宰  
昌寧縣距親庭半日程奉養之物常有定品或於初  
昏單騎來覲遲明即還而民不之知方在諫院訓導  
公取見章奏且聞進說太直戒之曰吾甚懼焉後勿  
如是對曰身在言地不敢隱默以欺君當危亂之朝



斥姦邪格君非面折廷爭畧不顧避人或止之曰非  
保身之道公曰人臣以直道事君不合則去豈可自  
謀其身而陷君於不義乎衆皆愧服公以興起斯文  
爲已任雖在流竄中訓迪不倦眉巖柳公希春以湖  
南學問淵源皆出於公云爲文如不經意而人自不  
及平生著述大禍之後夫人安氏盡投火中不傳於  
世惜哉寒岡先生鄭公逵以先生忠孝兩盡體用兼  
備實可師表百世血食千秋於是密陽咸安士林立  
祠以祀之咸郡士友謂任道鄉之後生或嘗聞夫子  
遺風合辭徵銘承乏不獲讓而爲之敘云銘曰

噫嘻先生河嶽之靈日星之精佔畢之門一壺寒暄  
師友淵源孝竭供職忠盡朴直措紳柯則惇倫立紀  
講道明理蓋其能事牧疲而肥擊猾以威霜凜陽暉  
儉邪仄目鬼蜮肆毒構禍斯酷震轟掖垣虹插庭盆  
冥感其冤天定勝人盛名不渝公議鼎新咸密揭虔  
士執豆籩崇報永年刀音小谷寔公舊卜尚畱餘馥  
闡幽垂光刻此銘章過者聞香

先府君墓碣銘

嗚呼此我先考立巖府君之墓也我趙氏出咸安高  
麗元尹諱丹頤之後也十世祖曰三司故堂諱烈六



世祖曰工曹典書諱悅高祖諱旅進士 贈都承旨  
號漁溪處士曾祖諱銅虎郡守 贈參判祖諱淵經  
歷 贈參議考諱庭彥副司直 贈參判妣星山李  
氏都摠管靖武公諱好誠之曾孫署令諱依仁之孫  
萬戶諱希祖之女也以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三日辛  
酉生府君子劔巖里第諱埴字克成生而質美容貌  
異凡真純和粹之氣達於面目中心易直自無矯偽  
冲澹寡欲沈默少言居家事親深得歡心祖考性嚴  
待卑幼鮮假辭色而府君最見許可凡有事必召之  
府君下氣柔色盡人子之禮祖考賢而愛之每語人

曰吾兒已有大人儀度年九歲始就學受中庸小學  
等書已曉大義比壯專治語孟旁達羣書其作字筆  
畫端妙壬申喪文夫人辛巳遭大喪百日之內只以  
糜飲潤喉面如槁木而未嘗以羸病廢禮既葬結廬  
墓下與昆弟迭守身未嘗暫釋經帶足未嘗一及私  
室外除之初餘哀彌切不復寢不御酒肉者久終養  
偏親愛敬備至未嘗離側丙戌丁憂慎終哀慕一如  
前喪寒岡鄭先生時為郡宰聞而嘉歎自是不復畱  
意世事築溪莊蒔梅種竹為終老之計府君厚於族  
信於友好施與重然諾持已嚴而固接人和而恕一



任真率無邊幅外王母黃氏之喪府君盡其情禮王  
父感其誠勤賞以臧獲辭曰妻母之喪女壻省視人  
之疏節有何賞與終不受辰巳之亂流離困苦且十  
年其心與平時無別其有以自守而不受變於窮厄  
如此已亥之歸金承旨槃泉公以詩送之曰我愛趙  
老子休休長者風別來思表範耿耿此心中癸卯府  
君始還故山初溪堂庶幾復享泉石漁樵之樂而奄  
忽棄背是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辛酉也得年五  
十九嗚呼慟哉府君嘗自號曰休休子或稱立巖居  
士孤兒任道不忍泯滅先人之隱德作追慕錄又拾

詩歌若干首屬婦翁洗馬公爲之序發揮其梗槩嗚  
呼其能摹寫萬一也哉府君初聘南平文氏參奉諱  
炯之女未三年而沒後配文城柳氏文城君諱洙之  
六世孫也曾祖諱思宗進士祖諱沈副護軍考諱祥  
麟秉節校尉生四男一女皆不幸早夭唯孤與妹得  
不死是歲季冬葬于龍華山西麓震坐兌向之原任  
道再娶無嗣以從兄勉道第二男咸抃爲後有三男  
四女妹適李而檀郡守瀟之子也有二男二女男曰  
焜曰炫女長適金確次適成元弼銘曰

嗚呼皇考質重資美不失本心大人赤子色養怡愉



藻籍承玉慎終愛敬風樹情篤天姿自好豈假修爲  
恬靜寡欲不作皺眉居家淡淡處鄉恂恂云爲氣象  
渾然天真平生所養忠信謹厚目擊心醉若飲醇酎  
善必受報宜享天祿玉不見沽甘此韞匱溪山有緣  
軒冕無分不得何恐不知何愠忘懷得失寄興樵漁  
栽花種竹撫琴觀書曾襟皞皞夢裏羲皇優哉游哉  
與世相忘龍蛇亂離家國板蕩饑荒荐臻廉恥道喪  
無恒有恒士亦幾希貞操自若不磷不緇處困居安  
一味休休識者欽賞讚詠優優石頑玉潤烏黔鷺白  
天成素質寧有變易晚旋菟裘重占亭臺臨溪歌枕

萬念俱灰孤承教誨日聞詩禮恩爲父子義則師弟  
名堂日新誘我式穀庶幾遐齡永享清福天胡嗇壽  
使我銜卹孤也不肖敢望繼述肆闡幽光刻著于石  
文不盡志言不稱德蓼莪有句昊天罔極

奉事洪公墓碣銘

洪大孝碩果服衰麻涉江浦踵門而泣曰悲纏風樹  
痛結蓼莪罔極之情唯草木同腐是懼願得公一言  
刻之片石用資泉扃任道辭曰我實不文未足以發  
揮先德大孝汪然大感言淚俱下任道知終不得辭  
避而爲之敘曰公姓洪諱鉞字景寶南陽望族始祖



諱悅經濟功臣三重大匡太師後有移封洪州者公其裔也高祖諱某宜寧縣監曾祖諱禮孫東萊教授祖諱天覺考諱善基副司直妣梁山李氏生員諱某之孫奉直郎諱某之女也以嘉靖庚申十月六日戊戌生公于咸安上里第歲庚申公年六十一而病風痺崇禎丙子九月三日甲辰不起享年七十七自庚申至丙子十七年間公之子碩果奔走救藥竭其心力鄉人咸曰洪之疾劇矣苟非藥餌之力誠孝之感壽不至此限噫公可謂有子矣公狀貌魁梧醇謹質勝言無矯偽行不厓異少時遊學宮鄉先生諸大人

皆竒愛之丁酉亂後僑寓星州之巖浦寒岡旅軒兩先生甚厚遇之星之名士多與之遊甲辰春挈家還鄉拜辭於鄭先生先生留之甚力公歷陳松楸無主香火久曠情理悶迫之狀先生又加獎許其見重於賢者如此至於奉祭祀則家貧而致誠接賓客則物薄而情厚處鄉黨遇族親各得其歡心簞食豆羹聊以自適終身處世無些子分外心無一人指疵而非毀之者豈無所修之實而然哉公初娶廣州安氏進士繼壽之女無后後配西原韓氏考諱某 贈漢城右尹祖諱某通故大夫曾祖諱某蔚珍縣令妣星州



李氏訓鍊奉事諱某之女隴西公諱長庚之後以萬曆庚辰十二月十九日生于巖浦丁未三月十五日先公三十年卒于咸安得年二十八葬于巴水池洞先塋東麓良坐坤向之原及公之葬而左右之寔崇禎丙子十一月己酉也有一女一男男曰碩果娶安英甲女文成公後也生二男二女女適趙英文生二男皆幼銘曰

繫南陽洪族大以蕃公為其裔風骨猶存容姿魁偉質性愿醇蚤遊鄉塾聲教之熏老臥田廬齒德之尊爰得賢配韓氏之門天錫爾類一箇蘭蓀共為子職有寧一宮唯公之墳我銘之石貽厥後昆

行狀

喜靜堂行狀

先生姓李諱屹字山立自號蘆坡居士或稱三山樵隱系出高麗碧珍將軍念言歷十有六世有諱約東官至知中樞府事 謚平靖公封清白吏是先生五世祖也高祖諱承元宣傳官後陞折衝曾祖諱有良副護軍祖諱通將仕郎考諱賀生副司果簡靖有祖風配李氏廣平君諱能之後海南縣監諱順祖之孫



副司直諱士訓之女也以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六月三十日辛亥生先生資品瑩潔聰警穎悟始生七日不飲他人乳未嘗眠宿人背人皆異之年七歲能屬文訥於言語而記性甚敏十一二歲時與陝川周國新同學一日夜周因魘氣絕衾覆之堅坐其側翌日周乃得甦十四歲作史畧賦李斯文併持以示葛川林先生先生曰此兒必大有名稍長學於伯父進士公事之如父既沒服喪三年其持祖考妣服亦不赴舉疏食終其月丁亥歲始應鄉解俱捷兩試因占戊子鄭彥訥榜進士是歲六月母夫人捐世先生悲號

隕絕若乳孩之失慈母然以司果公故黽勉疏食以終喪喪畢忽忽不樂有時被酒嗚咽吞聲性狷介自知不能俯仰流俗欲棄舉子業家貧親老不敢便決乙未司果公許廢舉先生喜曰古語云知子莫如父信然遂著三公不換此江山賦三十九作種菊說述其志自是專意色養左右無違未嘗旬月離側凡有所適必定日數不失期限奉親之味亦不苟得曰大人性峻潔凡有獻必問所自不可欺也每奉晨昏煦煦相樂司果公悅曰使汝登第遊宦遠方吾豈有此樂乎平生足跡罕及城府壬子冬司果公以天年終



壽八十一方其疾革也先生嘗冀甜苦以占吉凶及不幸摧慟號絕如不欲生時先生已衰多病人皆危之而自初喪至卒哭饗粥致毀廬于墓下以終三年卒無恙司果公有旁室老而無子公沒之後待之不衰給田僕以存生理先生疾革歛歔曰吾生母先沒則吾當盡其送死之道而今吾至此他日母死誰為之厚葬潛然泣下此先生誠孝之餘也性度高潔恬於貨利辭受取與之際毫髮不苟先生外舅郡守公早世崔夫人嘗以其家產田僕分與子女子女皆會崔夫人送人要先生先生曰取婦家財非吾志且彼

家自與其女我何與焉竟不往伯父進士公繼室尚州周氏無後託於先生周氏父所與女文券在篋中周氏兄弟之子國新來見先生以券付之曰此券君大父墨跡當歸之子孫况所付土田臧獲何與我乎盡歸之兵亂中流寓星州無所資有同年友送書請先生先生終不肯李公尚信亦與先生同年相善嘗任銓曹薦擬齋郎先生聞之笑曰使我求官達舍科第而求寢郎乎後李公按嶺臬先生不與之通書有問則答之而已劬書嗜學手不釋卷或至忘食經傳之外諸子百家涉獵殆盡韓柳詩文文章正宗文翰



類選文章軌範歐陽論範東萊博議等書無不手騰以授諸子丁酉兵火書籍蕩失偶得性理羣書脫卷於路上卽太極圖說皇極經世書觀物內外篇也間有破壞漫滅先生惜之据他本手自書填又求古今名儒所著箴銘圖書合爲一卷置諸几案曰夙興夜寐敬齋二箴學者誠能心得而體驗之不徒爲口耳之習則一生受用不窮矣然亦不以此學自處常曰吾有知乎無知也如吾輩章句小儒耳居家辨別內外自少至老未嘗與妻子混處靜坐齋室對案觀書雖祁寒溽暑未嘗少懈書中有君臣父子間激切之

語則必愴然含淚所居必種梅蒔菊晚又鑿小塘于三山舊居種蓮其中逍遙嘯詠以自娛平生不留意俗務至於喪葬祭祀賦役重事必前期營辦及時取用訓誨後進孜孜不倦常曰吾於學者何取何舍人來問必以所聞知叩竭焉自經龍蛇之亂士子不知讀書之爲何事先生倡設家塾教授生徒以成就人材爲已任上書方伯募閒丁守之於是遠近學者爭趨問業數歲之後文風稍新士知向方有才子二人皆知名當世長子中庚戌進士五舉不第慨然有自老之意先生許之若司果公之處先生也戊午以後



四年之間連喪子壻先生痛不能自裁著哭亡賦怨  
春風詩以遣其傷悼之懷自是無意於世棄田宅廢  
農桑移住蘆坡以爲終焉之計簞瓢屢空籬落蕭然  
而不以爲意先是洞人魚化鯤崔仲海構草亭于山  
下爲先生偃息之所先生以無禁名之蓋用東坡赤  
壁賦中語也作六言詩曰水之西山之南七十翁數  
間庵分甘芒鞋竹杖夢斷紫綬青衫風月不費錢一  
松菊自成逕三祇修仁義禮智何羨公侯子男龍巖  
去蘆坡僅一牛鳴士林推先生爲山長院中事悉心  
句當勸課諸生通讀小學嘗謂綱目聚諸史之精英

經大賢之筆削麟經之後無此史法學史者所宜專  
治而篇帙浩穰卒難徧究聰明不逮者率多有望洋  
之歎必須節畧校勘名以綱目節要如少微通鑑然  
後庶可以探討領要方與門生鄭以道等抄取謄書  
不幸未就而卒金山宗族欲尊平靖公爲鄉賢祠走  
書通諭族氏先生曰此事出於一鄉公議則可發於  
子孫則不可立家廟薦香火爲子孫者可以主張至  
於鄉祠之建非子孫所敢自擅反覆曉告語甚精切  
鄉祠之議遂寢丙寅夏四月先生遇疾沈綿越明年  
丁卯寓綾羅洞二月二十日丁巳易簀于寓舍享年



七十一患疾之初先生手自題詩贈鄭以道曰君不見晉時習鑿齒一身有半名四海爲人之理不在形豈以小者嫌其大只恨全而生之不得全念及劬勞愧覆載平生戰兢不能及也魯空穴來風是誰罪願君治心養氣俾無虧義以方外敬直內雖疾病危篤之中而神明不迷如此至是門下諸人來哭治喪襲殮運柩一從禮節及殯於蘆坡以三月十七日甲申遵先生遺命窆于寶藏山麓辛坐乙向之原嗚呼先生真醇樂易忠信謹厚收害之萌不存乎中詆訐之言不出於口疎曠朴野古貌古心而衣冠亦古世俗

所謂時體未曾加於身上至於唐制襦袴有識者亦或爲之而先生不用事事慕古不隨時好頤神養真安分任天阨窮雖甚而操守益固林居五十年絕不爲厓異矯激之行故世之知先生者旣鮮而其知之者亦不過謂文詞之雄傑襟韻之脫灑無求於世不役於物而已茲豈足以盡先生之所存哉居常處衆恂恂直柔不事修飾其言語氣像若不異於人而臨事奮發風神毅然所見一定則人莫能奪其志常曰吾性不喜被人拘束又不肯受人籠絡先生心地開朗城府洞豁處事勇斷應物寬平未嘗有遲回等待



掩蔽遁藏之病嘗曰吾常以公字指畫掌上處心行事念念在此又曰吾於兒輩未有以教之但不以邪枉示之任道遊先生門下二十年未曾聞先生有陰私之語先生心行雖謂之質鬼神而無疑宜矣奴僕與人鬪則杖已奴而不問彼罪之有無閭里間有不平事說破之後置之度外曾不介意人無不悅服而歸心焉嘗曰古人有言曰心平者無是已非人之心唯求義理之當否又曰爲已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此言宜服膺書壁以自警先生卑以自牧不以才學傲人雖庸人俗子皆與之盡情不爲表

裸而於人之有齒德者則必加禮以待任道嘗往來仁州奉致張先生語曰願及生前一識顏面先生改容曰如許名賢問及庸賤必以我性拙不能爲惡疑其有一分可取處耳裁書謝之有泥中腐芥見收靈珀等語癸丑間今參判鄭公蘊言事觸忤幾陷不測物論洶駭士林有抗章伸救之舉會於宜寧先生令長子製疏又勸送門生若干人入洛爲當路用事者所嚇疏竟不徹先生慨歎焉有一儒生好爲朋黨之論先生曰是未嫁處子向人妬忌極好笑聞者謂之名言及其暮年所養益高德器純如毀譽是非不足



以動其中得失窮通不足以亂其操橫逆之來直受而不較平生足不及聲勢之門踽踽涼涼寡偶稀合而方且囂然自信曠然自樂其所嗜好不出山水文墨之外於詞章不以雕琢爲工所著詩文賦表若干卷傳于家嘗占絕句曰處身處世謀殊拙求利求名計亦疎有人來問前途事笑指浮雲過太虛其題喜靜堂詩曰問山何代立於斯山曰天開地闢時翠巘不隨辰馬變丹厓寧與濟羅移顛風急雨難摧壓彩霧彤霞謾幻奇徙倚南窓看更好靜中真趣怕人知又曰山曰胡爲某在斯喜隨樵牧不隨時才無鮪佞

難乎免性有柴愚豈得移落落自憐生計淡期期人笑語音奇春堂問寢孫摩頂此外天知神亦知觀於數詩則可想其平生志槩矣大抵先生事父母也孝處鄉鄰也義持己和而介接人忠而謹超然於名利泊然於財貨雖窮居晦跡沈落光耀而休風所及人自愛慕前後文武之士出宰本縣者往往禮於其廬及先生沒也三陝兩邑守皆致賻弔儒林莫不嗟痛曰哲人亡矣丁卯春桐溪相公在西銓擬先生翊衛司洗馬命下先生已沒矣先生內子延安李氏左贊成延原君謚忠簡公崇元之玄孫宗簿寺僉正諱



求仁之女生三男二女男曰會一進士曰養一皆不幸早世曰審一女長適進士成鑄次歸于任道會一生二男三女男壽櫬壽檀女長適辛東望次適鄭枅次幼養一再娶無子取壽檀爲嗣審一生一男二女男壽櫬女皆幼成鑄有四男一女男瀚永澥永潔永濟永女適安夢禎既葬後數日先生之孤泣謂任道曰審一不忍泯沒先人隱德欲豎片石於墓道以圖不朽第聞將求碣文必先具行錄願兄敘述先人平生顛末有所考据任道聞而悲之曰嗚呼先生以茂才宿德旣不得有爲於時懷寶遜世殉身入地而才

子又先天逝使家聲不振天人報施之理其將何所徵焉爲善者於是乎怠矣任道於先生受恩甚厚於情於義俱不可辭第恐見識孤陋文又不足以摹寫德美其何敢承當辭謝者久還栖之後孤又再致書索之辭甚哀懇不獲已畧記所耳目者如右云 皇明天啓夏月日門人金羅後人趙任道謹狀

無悶堂行狀

公姓朴諱綬字伯和系出高靈遠祖諱東臣仕麗朝位至戶部尚書東北面都巡問察理使歷九世至諱允斌仕至新寧縣監寔公之五代祖也高祖諱寬箕



子殿參奉曾祖諱舜臣軍資監主簿祖諱忠老早逝  
考諱壽宗成均生員生員娶瑞山鄭氏 贈左承旨  
健女也溫恭淑慎閨闈有範以萬曆癸未十二月初  
六日生公于陝川冶爐縣愚居村乙酉正月母夫人  
見背再從祖母邢氏收而育之爲兒匍匐見書冊在  
前則輒不踐踏踰越必負戴而行見者異之壬癸間  
島夷充斥投降者衆公年甫十歲作句曰國人爲倭  
倭漸多柳掌令仲龍見而奇之曰此兒詩意深遠他  
日成就其可量乎華人相者見之曰此兒行步異常  
當更相之翌日熟視之曰志氣豪邁平生好讀書兵

火飄轉中書籍蕩盡因而失學及年十六七得史畧  
第四卷讀之纔畢一卷文理通透至孟子則質問疑  
難處而已甲辰中鄉解第二名黜于春官自是不屑  
舉業雖以親命黽勉屈意而志不在焉前後得鄉舉  
者四而再不赴禮部嘗於試場中臨食風起塵埃滿  
食公卻食慨然以草稿畀友生門啓卽出丙午遭祖  
母喪暮年居外寢餅果之屬亦皆不食公自幼風骨  
不凡志有定向不屑時好嘗讀南冥先生塵土倘能  
生五內直今剗腹付歸流之句益自惕厲上書家庭  
請捨舉子業因自號曰臨軒蓋取易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之義云自是潛心聖經學專爲己不願乎外  
占一絕以自警曰皓月微風霽景清天心澄肅鬼神  
驚翻思二十年前事間逐槐黃誤此生辛亥與里中  
父老立三里鄉約法蓋倣呂氏約法因畧致詳爲一  
方世守之規邑宰柳公袵見其節目之詳歎曰宣城  
條約所未有者多矣爲寫一通而去壬子秋與士友  
金鄭沈諸人入德川謁南冥祠墓因遊頭流山而還  
先是受學于伽倻鄭仁弘門師事者久蓋鄭於母夫  
人爲堂從兄弟而負當世重名故也癸丑間李爾瞻  
等請殺未昌謀廢大妃公於是致書于鄭極言其

不可又作哀燕雛詩以寓其傷悼之意桐溪鄭公蘊  
言事獲罪將陷大禍又致書於鄭有彎弓朝陽一鳳  
之語且痛說爾瞻締結宮禁誤國姦邪之狀由是大  
被憎疾於鄭至以狂悖凶狠目之使不得接跡於門  
蓋鄭與李爲腹心而相表裏者也羣小譸張赴愬於  
爾瞻禍機叵測親舊相弔而公不少慄讀書不輟參  
判朴公而章書公姓名于壁或問其故朴曰此人所  
見正大光明吾欲與之交而不得見書名相對用替  
顏面耳乙卯遭邢氏喪服暮後又申心喪己未正月  
下外艱廬墓三年身不脫衰足不出廬辛酉服闋與



弟妹分田僕自取其饒瘠老弱者壬戌以後不樂於鄉有避地遵海之計與畧干士友胥字於頭流山下蟾津之上而未果焉癸亥改紀鄭被極刑自是絕口不言鄭是非曰松川名辱身戮吾甚惻然豈忍以前日之立異而追咎既往哉甲子構釣洞精舍扁其軒曰永慕名藏書龕曰尊經堂曰養正己巳勅書齋于精舍之北名曰壁淵聚洞中願學者使之肄業焉庚午除司癩院參奉不起蓋是時愚伏鄭公經世秉銓聞公行義且嘉立異仰山故有是除云柳公下車未幾先自來訪許爲道義交公務之暇出遊談論者數

壬申拜昌陵參奉又不起癸酉勅書堂于孤查亭後名其齋曰龍淵擇三里年少隨才勸課講論不倦規目有九一曰諸生必先讀小學次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一遵古人爲學次第二曰凡讀書字求其訓句採其義毋或一字放過精熟連誦一一背講三曰讀書本欲開心明目以利於行耳若徒誦說則與全不讀書者何異須就古人行事上講究體認以古人自期四曰古人雖言八歲皆入小學然未有文理不解而能知聖賢立言之意者初學童蒙則且先讀史畧稍解文理然後就小學五曰人生氣質有昏明鈍銳



之異所讀不拘多少唯以精熟爲要六曰諸生文理  
解達者則便急於科業無意求道此今世之通患也  
程子曰某何嘗不教人學舉業但一月之內十日學  
舉業餘日足可爲學今學者誠能於小學上熟讀玩  
味先立其大者則雖從事舉業不害求道况勤誦則  
於舉業亦未必無得乎七曰諸生或家貧治農每以  
不暇治書爲辭此志不篤故也古人有朝出耕夜歸  
讀古人書者苟篤志於學則一日之間三分時刻二  
分治農一分治書吾未見力不足者况今之學者雖  
家貧亦未至於躬耕者而泛泛悠悠荒廢度日豈非

可惜孔子曰謀道不謀食此言當猛省也八曰諸生  
不願講者削出儕輩勿許相對與語九曰榷楚學宮  
之刑也諸生不能誦者用此刑使之知恥又作序以  
勉之先是柳公有棄官之意書問去留於公公條陳  
不可去之義是年春柳公又問其去就公曰今則義  
可去矣柳公歎曰邑人願留者衆而朴公獨以君子  
出處之道責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非衆人所可及  
也丙子撰南冥先生年譜及師友錄丁丑改扁其堂  
曰無悶門曰節戶取不出戶庭无咎之義也已卯建  
茅屋于精舍之旁名曰碧寒亭公素病疝庚辰春寓



晉之孤山冬疾益甚十一月十日丁亥易簣於孤山  
返觀于釣洞得年五十八十二月二十日葬于求理  
谷亥坐之原從先隴也會葬者百四十餘人朋友之  
服總者六七方公病革斷絕藥物與朋友訣授子弟  
治喪之禮無一言及家事對後生勉以爲善了了不  
亂而逝非平日定力之確能若是乎公生質出衆識  
趣高遠氣節慕東漢心學窺闕閤其風神器局又足  
以厲廉恥扶頽俗自少慨然以古人自期常有激昂  
奮發勇往直前之氣嘗曰士君子處世唯理所當爲  
者則爲之至於禍福之來命也若先有心於免禍則

所行皆循枉曲所言皆涉邪偽終無明白直截氣象  
其可乎哉至於晚年經歷世變學力益邃則言論氣  
象與前自別嘗曰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出處之道固  
不可輕議也讀書必以小學四書心經近思錄爲主  
以及五經諸史啓蒙等書涉獵研窮事繼母盡其孝  
出告反面定省唯謹諸弟妹皆幼孤友愛篤至教誨  
成立怡愉雍穆俱得其歡心奉祭祀致其誠雖遠祖  
之墓不廢春秋展省之禮高祖母之父母無后亦修  
祀事每晨必夙興盥櫛整衣冠拜祠堂出入必告雖  
寒暑風雨不廢再從弟朴絢昆季少孤無依賴撫愛



教育無異同氣嘗曰世人於祖父母服飲酒食肉嫁娶赴舉無異平日恬不爲怪至於外祖父母尤爲輕忽聖人制禮雖有差等情豈有間乎生我者父母也生父母者祖父母也豈可與比於他替小功之服乎使一家子弟凡遇祖父母喪疏食終其月亦有一二人觀感而行之者又曰世俗於葬及大小祥設酒食以供客此習不廢則馴致宴飲將無異於五季之風而世之自謂有識者亦未免焉甚可惜也程子曰勿陷人於惡此言可畏也好善疾惡出於天性聞人之善若已有之其有不善則必明辨痛斥冀其或改不

改則絕之故不肖者畏忌或有加以不遜之辭而亦付之一笑平居足跡不及官府爲官者先之然後或時就謝而已朋知之遊宦京洛者未有書問則雖有事未嘗先自發書嘗曰林下之士豈可求見仕路上人乎又曰出弔於人家受弔者自內出則使人忿然有不平心此等言論聽之悚然足以喚醒而起懦也凡百嗜好不入於心家計甚窘僅保朝夕而怡然不以爲意始居龍岡也名書室曰龍岡潛室晨謁問寢後退處其中危坐斂膝終日讀書及來釣洞溪舍每朝必淨掃庭堂書冊几案次第有常左右壁上揭敬



義三省四勿思無邪慎其獨龍潛鳳翔千句氣力萬丈光焰等字又拈出性理大全中詩語之最切要者寫諸窻壁間尋繹玩味焉坐立言動皆不苟晝處書堂無故不入內夜坐端拱不少敬側雖就寢之後時或起坐靜默潛思肅然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性耽山水翛然有出塵之趣觀書之暇遇佳辰吉日則樂與士友出遊泉石或載酒公沂於溪潭之間嘗曰余自少有志於學於聖賢之訓朝吟暮誦講究研索然不知其頭緒用力雖久而了無所得三十歲後杜門靜居頗用力於文字間如

庸學等書尤致精力忘食忘憂幾至七八年後始覺胷中豁然如有所見云又曰學貴自得自得則古人千言萬語如親聆而躬踐之否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又曰稂莠生於嘉穀盜賊生於良民異端生於吾儒世之學者坐誦聖賢書爲發身之資有甚於申韓佛老之害吾道也又曰楊墨吾知其爲楊墨故闢之以楊墨也老佛吾知其爲老佛故闢之以老佛也至於儒者衣儒衣冠儒冠人不識其心之非儒率一世波流風靡於利祿場中頭出頭沒至死而不知返此科舉之害別爲異端於吾儒心腹之中楊墨老



佛之害蓋不至若是酷也嘗謂學者曰人而自欺則欺天矣特舉論語中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之語以厲學者曰生理本直罔而生則生可羞矣順而死則死亦安矣汝等若念茲在茲拳拳服膺則不失爲聖人之徒也每夜列坐學徒歷陳修身爲學之方疊疊不厭晚年潛心易學手寫六十四卦及太極圖說玩索造化之原酷慕南冥曹先生之爲人以爲引物比喻似孟子收束檢制似伊川德盛貌嚴似橫渠又曰學南冥未成猶爲清介自守之士又曰東國名賢中出處之正先見之明唯南冥一人而已已未

間余寓居江上有人言伽倻門下有朴某者豪傑之士也能挺然不阿不容於師余聞而奇之甲子秋自嘉樹將之玉山取道江陽歷所謂釣洞者而訪焉公倒屣迎笑披露肝膽余於是益信前所聞者不誣而知其爲磊落不羈之士也自是相從十餘年盡得公家行之懿學術之富豈特磊落不羈之爲可尚也公之友嘗語公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見知能做得甚麼事業答曰才薄學淺何敢擬爲時用然試我於兵戶官則足食足兵矣曰止此而已乎曰在言地則引君當道掌銓選則甄拔人才於斯二者或庶幾焉



又有人問於公曰孔門諸子中子所願者何人答曰  
淺陋之學何敢望古人然乃所願則學顏閔之陋巷  
汶上而不效由求食不義之食也公之有設施手段  
自負遠大之志可見而縮手巖穴殉身入地豈不重  
可惜也歟公之配順天朴氏 贈判書而絢之女也  
生六男二女男晟曼暹晷晷女長適金克亨次適  
姜文後晟生二男英弼英輔曼生一男二女皆幼暹  
生三女皆幼晷生一男幼晷生一女幼晷未娶金克  
亨生三男三女皆幼公沒之明年其孤曼晷二大孝  
纍然服衰相訪于百里之外相對一慟之餘袖出二

小錄示余其一遺稿詩文也其一一家子弟所輯平  
生言行錄也向余扣之曰先人執友中哀死述行之  
筆可屬者吾文耳願乞留意焉余辭拙而病又方隕  
心憂戚無意外事而諸孤之懇不敢忘地下之友不  
可負黽勉構思一從家狀條錄補以耳目所得隱括  
增損而爲之狀云重光大荒落之歲大呂之月某甲  
晚知龍華山人趙任道狀

嘉善大夫黃海道防禦使 贈崇政大夫判義

禁府事朴公行狀

公姓朴諱震英字實哉咸安郡人也其先出自密陽



仕高麗者七代名位具載家譜入 本朝有諱彥忠  
官至慶尚左右道都節制使節制有子諱訥通政通  
政有子諱光敏正即正即有子諱景玄進士登武科  
仕至訓鍊參軍參軍有子諱如達其子曰諱榴務安  
縣監 中廟朝以大耄陞嘉善於公爲曾祖祖諱宗  
秀 贈漢城右尹考諱昨累貫三場以行義稱號曰  
桐川與崔守愚河覺齋往來遊從後以公原從勲  
贈刑曹判書妣載寧李氏 贈兵曹參判諱景成之  
女也以隆慶己巳十一月十九日戊子生公于咸安  
下里村第自少豪氣出衆不肯碌碌屈首於拘儒繩

墨之中有投筆之志壬辰之亂從事討賊與本郡守  
柳公崇仁同力有功 朝命七及自參奉至軍資正  
殆無虛歲忘憂郭公再祐亦舉義兵討賊知公有氣  
義請與同事公曰旣與柳有約背之未安郭公義之  
甲午春始捷武科夏四月遭先府君憂殮葬畢起復  
在都元帥權璫幕下一時起復之人無不從權見公  
食素內不自安請于元帥欲令勸肉公曰身旣許國  
名屬帥府出使討賊唯命是從死且不避某年少氣  
彊何必食肉然後乃能服役乎元帥默然無以應已  
交冬除龍宮縣監乙巳正月除訓鍊判官 賜宣武



原從功臣號七月除慶源判官呈病不赴改授備局  
卽戊申正月除義州判官六月因事罷歸己酉授昌  
原召募別將辛亥春丁繼母黃氏憂癸丑冬除慶興  
府使禦敵凡具悉心規畫又能嚴立紀律士卒畏服  
本國人被虜胡地者其數甚夥公亦給價刷還累蒙  
褒 啓觀察使權縉 啓請咸興中軍築城池備器  
械再蒙褒 啓後金蓋國代權縉爲方伯又以盡心  
國事 啓聞于 朝陞通政階己未春除順川郡守  
初到見學宮荒廢嚴勅儒生輪直設講賞罰勤慢因  
任二年兼右營將天啓三年癸亥八月授黃海道防

禦使 朝廷以公擬兵曹參知謂海西防禦重任不  
可不擇入 啓除防禦使甲子春有賊适之變公率  
兵馳赴於都元帥張晚陣下諸道軍兵次第來會元  
帥會諸將問曰适賊所領諸將中能背逆歸順者誰  
諸將不能對公曰李胤緒其人也乃募得胤緒之奴  
孝生諭之曰汝能歸報一書於汝主使汝主背賊向  
義則不但汝得重賞汝主名與天壤俱弊矣孝生  
許諾以告元帥元帥曰天也引孝生入屏處饋酒肉  
資銀兩孝生泣曰主方陷賊中不死則爲虜此僕隸  
所深恥當冒萬死入賊壘使主就生道僕之願也因



此貨之不忍爲也竟不受見者義之公將貽書胤緒屬從事官金起宗起草起宗不肯公乃手爲書具陳大義請諸將署皆疑懼不敢署唯南以興柳孝傑與同署圻孝生衣縫而納之直抵賊陣胤緒見書卽決意歸順遂與別將柳舜懋李慎及所帶將官約束領四千餘人而歸由是背逆歸順者漸多賊勢大摧官軍增氣逆黨之平賴此胤緒到元帥陣上謁痛哭元帥曰被脅出於倉卒死固善矣不死而領兵歸順亦一道也畱而用之有不悅者譖之元帥信任不終胤緒憤惋自刎死語在西征錄公出奇計討賊多可紀

者而名漏勲籍一時寃之督戰將崔公現亦頗惜之月沙李相廷龜嘗語及公曰有古名將風而老於家爲可惜云甲子二月除平山府使兼黃州防禦使冬罷歸公不與俗俯仰唯以忠直自持有惡之者嘗毀於上前金公時讓以正言入對力陳公盡心國事言者慙而退乙丑以討逆勞陞嘉善錄振武原從功臣號是年六月平安監司尹暄兼副察使請於朝以公爲平壤守城別將呈病不起後授公州營將亦不起時公年近六十知國事無可爲者遂稱病不起朝廷督令赴任金公時讓爲方伯馳審病狀 啓



聞于朝丙子冬清兵大舉南侵國事甚急公昇疾赴  
難到巡察使沈演陣下語及軍政極陳犯律用刑事  
雖大將亦所難免聞者為之縮頸及聞南漢出城公  
忼慨至不能寢食辛巳十一月廿九日辛丑以病終  
于昌原匡山洞別墅壽七十三初 贈戶曹判書兼  
知義禁府事後又加 贈崇政大夫判義禁府事夫  
人咸從魚氏 贈漢城右尹諱應海之女有二男長  
曰世龍早歿次曰亨龍生三男三女男曰師古信古  
好古女皆幼庶子庾龍權管次任龍縣監次起龍次  
子龍次見龍餘幼庶女適尹泰之直長南斗柄兵使

南斗格權復慶金鼎者郭智立嗚呼任道在穉少之  
年隨先妣謁公繼母黃夫人黃夫人稱道公曰亂離  
中遭喪不食肉者吾兒與楊得孝數人而已任道老  
不敢忘公在之日每許以忘年之契而常少心加敬  
不敢與之抗禮也公自乙丑退老之後十七年堅臥  
不起足不及聲勢之途姜參議大遂於公常愛慕語  
人曰朴公廉退人不可及云公早喪慈親事繼母致  
誠敬及其喪也葬祭以禮鄰里稱之公之姊為縣監  
辛公碑之內子寡居公悶其老而無子為宣力立後  
癸甲年饑內弟李而槇賣一蒼頭公出價買之經亂



後李家敗奴散亡幾不能自存公卽還其所買奴并  
文券付之平居嚴重有威不輕笑語不論人長短聞  
人之善則喜而不忘訓子弟必以忠孝敬謹鄉黨少  
年衣帶不飭則責之婢僕不梳洗則不敢謁見祭祀  
雖衰病亦必前期齋沐衣食尚儉素居處必整帖晚  
好書籍凡借人簡冊若曾污毀者則爲之精補遇人  
昏喪隨力周急對學者不擇親疎皆與之勸勉蓋公  
雖以弓馬發身者然常慨然有向慕禮法之意其教  
誨子弟諄諄者每在於此士有一行一藝者必加禮  
待之於此可知公本意也公之胤亨龍求得拙文表

著公之德美而任道不敢承當辭之旣久請之益固  
不獲已一依家狀條錄或加增損以爲狀歲在壬辰  
三月日龍華山人趙任道謹狀

篁谷行狀

公姓李諱偁字汝宣自號篁谷灌花看竹翁其先本  
星州人遠祖諱能位至重大匡廣平君歷五世至諱  
好誠官至知中樞府事謚靖武公於公爲高祖曾祖  
諱處仁權知訓練院奉事祖諱順祖海南縣監考諱  
士詡忠武衛副司直妣恩津林氏進士得蕃女以嘉  
靖乙未二月十七日某甲生公于咸安郡下里冬只



山第葛川瞻慕堂兩先生公之舅也以孝友德義爲時名儒旌表門閭公自少受業親炙有觀感之得公年十九喪椿府奉養偏親左右無違友愛三弟情好篤至三弟亦事公如父先君子嘗語孤曰石城三弟以事父之道事兄甚不易得或時乘馬出遊近里一弟前道二弟隨其後見者異之戊午中生員乙亥遭內艱執喪治喪一依葛川家法家道雍穆人無間言癸未間因鄉薦舉遺逸授南部參奉暫到京師而還辰巳亂後宣廟急於恢復廣取人才由是道內有名之士不次擢用公超拜青陽縣監蓋乙未冬也又

除唐津鎮岑皆不赴公之性恬於進取又當亂世益少官情逮拜石城東岡金相公寄書郭存齋公使之勸起曰朝命疊至不可虛孤乃起赴任是萬曆丙申春也到任五箇月遭逆豎李夢鶴亂夢鶴者鴻山土賊也鴻山林川兩邑守皆未免束縛馳逐於亂兵長驅之中聞者駭懼扶餘人民亦盡投賊時公在石城以御史傳令點閱軍兵發送公州是夕追捕林川賊半夜軍馬突至直抵城外邑人洶洶皆疑寇至公非無備禦討賊之計而不惟變起倉卒軍兵盡出束手無策湖俗變詐望風迎降或不無林川鴻山之變



審其形勢果虛驚也翌日自劾呈辭于方伯解官而歸邑民遮道元帥請留不得行到安陰盡還其人馬樂與外鄉親舊敘懷丁酉秋海寇再動公與一弟避兵流離同出入飢飽粒米不相私族孽之屬亦蒙賑濟免於餓斃是時公雖流落名重道內士大夫及守令之在官者或多周急故惠及鄰黨云公之弟伶死於亂偵歿於病只有一弟佶庚子春同還故鄉結茅假居于劍溪有詩曰倚山茅屋枕長流萬柳陰中一境幽頭白弟兄相對處不知人世有閒愁鄉人方且倚重信如著龜而奄忽乘化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

也享年六十六公歿之初又有恩津除授之命云初窆于郡北代山屬里沙器所坤向之原後移葬于馬輪里良向之原公天稟既異學力有自幼受業于外祖石泉林先生不待勸勉日益成就石泉公嘗曰此兒異日必做大人癸丑歲先府君嬰癘疾奴僕死亡公獨侍藥終始不廢及其熱劇用寒藥先府君不肯飲公先嘗而進既歿貧不能治喪賣田辦具葬于家北原廬墓終制不違禮節見者歎異母夫人生長法家知教子之方常以寡家子戒之又不以慈恩掩義公既去喪往受業二舅之門遂廢舉子業專以力學



修行爲志乙亥慈夫人寢疾月餘公日夜侍側不就  
私室旣歿葬于先塋之左哀疚如前喪丙戌冬寒岡  
鄭先生守是郡先生每肩輿來至公家公亦入先生  
之室未嘗時月相離先生之撰咸州誌以寬大長者  
許之崔處士守愚公嘗到桐川朴公第卽公之傍舍  
也鄭先生亦來臨公於守愚曾未識面只通刺于先  
生及其入謁也守愚方醉合眼展腳而坐視而不見  
公只拜寒岡坐語良久守愚開眼諦視曰誰也先生  
曰吾邑名儒前參奉李某也林葛川外甥姪也守愚  
乃斂容謝公在京師時與西川君鄭公崑壽論人族

派鄭公服其博洽公娶婦劔巖村因居劔巖母夫人  
在冬只山舊宅相去數里許雖風雨不廢問安之禮  
出辭反告無敢或闕居間處獨不脫冠服四仲時享  
朔望參謁必遵家禮晨謁家廟退而靜坐教導後進  
亦有成就者云性嗜酒而不及於亂家政肅然人謂  
之嚴朝廷壬辰初士民之避亂者州郡設禁其時方  
伯獨許公完文勿禁人之避亂者或冒稱公家屬免  
禁於道路云公提挈家眷遠避凶鋒無一人被害公  
之移家馬輪也村氓相聚而謀曰人家百步禁在法  
典然石城葬地何忍禁之公娶密陽朴氏監察允秀



之女縣監榴之孫夫人資稟瑩潔婦德純美公之性不事營產祭祀之奉賓客之供皆出於夫人宜家睦族甚有可稱萬曆丙戌十二月三日先公歿享年四十七公德宇寬弘風彩嚴毅行敦孝友志存忠信繩墨齊家表儀一鄉不爲表襮不事浮華其遇親舊情盡款曲其道後生誘以禮義居家有法在官有威治心律身終始不渝公有二女五男曰明憲明憲明愨明憲明愨也明憲中司馬有三男八女明憲登武科官至縣監有子三人明愨出系公第四弟愨有二男四女明憲未娶早逝明愨有一男一女女長適士人

李澤民有一男一女次適李雍有一男一女傍室有二女一生員河仁尚一金釵皆有子女公之孫從雲慶雲等手記簞谷行錄二篇來示任道因索狀文任道謝非其人又以不文固辭者歲餘而請之益懇竊復思惟子孫之欲顯揚先德至情所在人我無異其何敢終拒於是忘其拙謬黽勉起稿一從二家所記或取用全文或筆削增損或添補耳聞隳括點化而爲之狀云月日金羅後人趙任道謹狀







